

專題

前言

在第一個學期初時，政府助學金大學聯合委員會 (Joint Committee On Student Finance) 成為同學們日常談話的對象，就算翻開報紙，讀者來信欄，也有好幾封是談及這個委員會的，內容都是提及、詢問延遲撥款的理由，究竟委員會的影響力是不是止於管理大學生的貸款、助學金呢？它對於大專界的教育方向有甚麼影響呢？而它的權力又達到甚麼地步呢？

回顧香港大學的歷史，委員會的影響非常之微小，祇在加費方面扮演一個角色，但在其它院校，情況便大大不同了，中大四改三、醫學院六改五事件與及浸會土木系停辦等，在這些干預校政事件中，委員會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好像為政府把各大院校納入正常的「軌道」上發展，而把各大學的自主性置之不顧？

由於身處香港大學，這個特殊的處境，我們對委員會的理解便很不全面。為此，今期的專題希望能從不同角度去看一看這個能深遠地影響大專界的委員會，編委員嘗試從它的成員、運行與及一些大專界事件中，能把委員會的「真像」呈現出來。

UPGC

面面觀



UPGC 簡介

背景與歷史

雖然兩所大學除政府撥款外都另有其他來源的收入，可是需要的金錢絕大部份是由政府撥款付給的。關於大學的資助問題，最初可參考的文件是一九五三年六月的校長工作組的備忘錄。這備忘錄評論香港政府高等教育委員會於一九五二年出的賈士域報告書，它提議成立一類似英國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UGC) 的機構以處理大學的資助事務。接着在同年九月所發表的「大學報告書」(即Jennings-Logan Report) 也有同樣的構思，但並沒有被政府正式採納。

香港中文大學於一九六三年成立，而在一九六四年三月高登爵士 (Sir Sidney Gorden) 在預算案中重新提出對大學撥款問題作較深入的辯論的提議。然後香港政府以「在估定維持一定程度的大學活動所需的款項時，及為公共利益計必須進行一定發展以應付社會上對各科畢業生的需要時，都需有公正的專家和不偏不倚的意見」為理由，於一九六五年一月邀請了海爾爵士 (Sir Edward Hale) 一九五一至五七年聯合國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秘書) 提供意見，研究香港應否成立與英國大學教育資

助委員會相同的一個組織。

海爾爵士在向港督提出題為「資助香港的大學」的報告裏說：「當一個政府資助一所以上的大學時，會遇到種種問題，在這情形下，政府要能使輿論滿意，認為它確實是根據一個公正的和有專門知識的團體的意見而行事。這些問題不易圓滿解決，我覺得香港政府無疑需要這樣一個團體。」他的報告隨即被接納，於是香港大學資助委員會 (UGC) 便在一九六五年十月宣告成立，主席和成員都由政府相繼委任。

自成立至今，UGC 的成員和規模曾起了幾次的變化。在一九七二年四月，隨着理工學院的成立，UGC 的工作範圍擴充至資助理工學院，名稱也改為「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 (UPGC)」。現時的UPGC，更包括了資助香港浸會學院。

成員

UPGC 應屆的主席是高等法院法官楊鐵樑，共有委員十六名，其中六名是本港人士，其餘的都是外地委員。在本港人士中，祇有三位為華人，而他們的背景方面，有律師、商界名人等，但屬教育界的，就祇有拔萃女書院校長。外地委員多是英國一些大學的教授 (如牛

津、劍橋) 和講師，也有一位是英國UGC 的成員。全數的委員均以個人身份由政府委任，首屆任期為五年。

權限

究竟UPGC被賦與的權力有多少呢？他們可以根據社會需求而經常檢討：

- (一) 香港的大學教育的設施；
- (二) 應付未來需要的大學發展計劃；
- (三) 大學教育所需的財才；
- (四) 就如何撥用立法局批准的大學教育款向政府提供意見。UPGC對任何院校都沒有行政權。

另一方面，各院校擁有以下的自主權：

- (一) 聘請教職員；
- (二) 選派學生；
- (三) 管制課程和學術水準；
- (四) 接受研究計劃；
- (五) 內部的經濟分配。

運行

UPGC基本上是一個獨立的提供意見的組織，但它的職責也包括經常分別與有關院校及政府進行磋商。政府會就財務和學生總數作出要求，並表明其能支持的大學教學及研究水平，通知UPGC 其所希望兩校應培養出何種學生以應付社會需要。UPGC的任務是統籌兩大學的計劃，使它們能按照國際標準和香港社會需要，以達成目標。UPGC的

委員必須知悉社會的需要，政府的計劃，大學的計劃及要求，然後提出公正的專家意見，原則是不偏不倚，不受任何方面的影响。

UPGC的主席除了在全體會議舉行期間工作外，且要在任何時間地為UPGC的主要發言人，又由於全體會議不能經常舉行 (每年最少三次)，所以主席須與各委員經常保持聯絡，並時常要作出決定性的措施，這些決定未必不重要。因為主席職位特殊，政府認為必須由一位對香港的經濟、社會及政治情況有深切認識的「本地」居民擔任。

UPGC是政府與有關院校之間所有關乎其權限範圍內的一切事務往來的正式連繫機構。

由UPGC提供意見和控制的款項有兩類：

- (一) 經常經費；
- (二) 指定用途經費 (又分非經常撥款，基本撥款及特殊撥款等)。

對於兩種撥款，有關院校都必須向UPGC 提出方案，經UPGC詳加審閱後向政府提出機密報告。當政府與UPGC 議定了資助計劃和撥款後，UPGC便分別向有關院校個別通知可撥款的數額，以及動用款項的一般或特殊條件。

高等教育的理想

人類的本性就是對真理的追求，最少大家應同意世界需要理解，而專上教育的理想便是基於這人類最原始的求知慾。因此專上教育應培育人們價值觀的建立，對真理，獨立自主和理性精神的追求。

雖然社會的不斷轉變令專上教育難免要重新建立其價值系統以配合社會發展的需要。然而這應該在不違背其基本理想和不降低其實質的前題下，尋求一個學袍與市鎮（town AND gown）之間的適當平衡，以使大專教育在現代價值紛紛的社會轉變中，更能負起起社會理想發展路向的責任。

院校的本質

要達到高等教育的基本理想，大專院校除了要有自由、民主的研究和討論氣氛外，還必須持有一貫而明確的辦學方針和理想。並貫徹於其教學和政策中，要捍衛自己的理想，使之不易受制於外在壓力，大專院校就一定要擁有鞏固的自主權。

其實大學自主權並非出於特權，這是大學教育籌劃的基本原則之一，也是世界各大學教育工作者所普遍接納的。因為如果任何社會希望其專上教育組織發揮功能，就必須給予它們選擇和行動的自由。

陳百誠同學是浸會學院工程學會會長，啟思為了使同學對土木事件，有比較深入的了解，所以特別訪問他。

以下是陳同學的意見：「我認為UPGC是政府的傀儡，真正的決策者不是它，是另有其人。UPGC有些成員不是教育家，只是商人……」

我覺得事情已告一段落，如果學生再搞下去，似乎已沒有意思，因為學生對於浸會學院整件事情的處理手法，覺得有不恰當的地方，而且學院存有放棄土木系的念頭，再加上其他的因素將學生愛護學院的心也沖淡下來，所以再搞下去，也沒有什麼意思。」

現在讓我們看看這件事的發生原因和經過吧！

約於八二年六月下旬，大學及理工撥款委員會指出，浸會不宜續辦土木工程系，而該委員會更決定不再資助浸會土木系，此舉令浸會學生大為不滿，其後，學生會更分別往港府請願、靜坐及召開記者招待會，以爭取校方續辦土木系。最後，經過學生會、家長、校方及資助委員會共同召開冗長會議後，決定續辦土木系至八五年，而委員會將繼續資助未來三年內土木系的費用，至於八五年後的發展，則要待八二年九月會議後始能決定，但會議結果至今仍未公佈。浸會學生及委員會都分別為這件事提出了他們的意見，現在，就先讓我們看看浸會學生對這件事的意見：

香港專上教育的情況

在香港，自一九六五年撥款委員會成立後，確立了一個專上教育助學及貸款制度，幫助學生解決經濟上的困難。在普及專上教育這一點上，委員會的貢獻是不可抹殺的。然而，過去一系列震盪大專校園的事件卻告訴我們：政府正透過委員會施展壓力，在撥款事宜上牽制著大專院校的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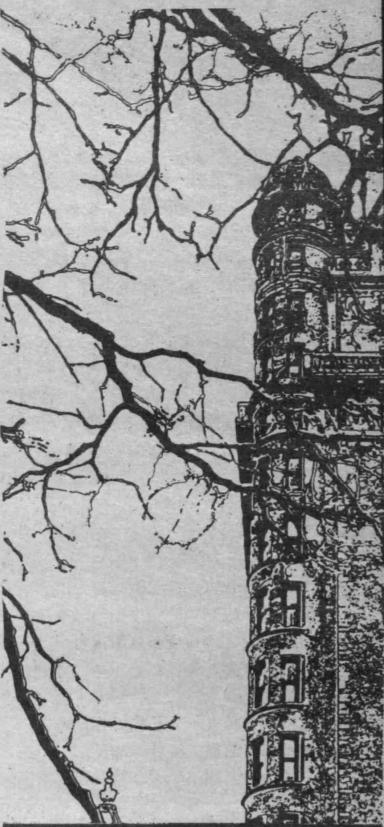
作為一個「諮詢性質，無法定權力的常設委員會」，大學及理工撥款委員會是否超越了其職權界限？而它作出的評估和建議又是否「不偏不倚，不受任何方面的影响」？在撥款委員會的工作程序銳鑽上，清楚界定了該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同時更明確列出專上教育機構應該擁有的自主權。但事實是怎樣？由七七年至今，發生了中大四改三事件，中大醫學院事件，浸會學院改制及浸會土木工程系事件等，不但引起了專上學院師生的激烈反應，在社會上亦有不少迴響。在短短數年間，接二連三地在大專院校裡發生澎湃一時的事件，這是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專界所罕見的。通過這些事件，可以看到香港政府現時推行的專上教育政策，往往只從經濟角度考慮，而忽略了社會整體的正常發展。而大學及理工撥款委員會只顧傾向政府，亦根本脫離不了政府的教育經濟學，恃著操縱院校百份之九十的經濟大權而漠視院校的教育與發展的理想和目標。

專上教育籌劃應有的原則

大專界不斷與社會融合，增加專業知識的傳遞和教授是無可厚非的。然而，專上教育本身應有其理想，它不應與社會脫節，但亦不能盲從社會的壓力和要求。專上教育的發展，應先從教育立場進行籌劃，其次再考慮經濟或行政需要，否則便會犯上本末倒置和短視的錯誤。大學（University）本來就是「整體」的意思，如果在外來壓力下而缺乏自立，以至淪為「高等人力工廠」，這是大學其基本上的變質。社會的需求因時而易，但專上教育卻必須有遠大的理想以培育有關心社會和協助社會的學生。

專上教育籌劃者，必須配合民主形式和遵守民主精神，尊重學院的教育理想。大專院校的財政可以依靠社會，但必須保留其自主權。高等教育的宗旨，學生、院校以及政府都應同心合力的加以貫徹，各方面不但不可胡亂侵犯，更應盡量加以保護。

可是香港的大學及理工撥款委員會憑著其投影式的影响，循著社會、經濟、市場的需求而控制大專教育的方向，利用大學作為實現政府目標的工具。對這個在大專教育上扮演著這樣特殊角色的委員會實應在其組織和工作程序上作出深入的檢討。



對撥款委員會的分析

我們試分析一下……

1. 大專學生接受專上教育過程中，必須與其他院系的學生有充分的接觸和溝通，所以一所專上學院應有平衡而綜合性的課程。

2. 每年有大量預科生需遠渡重洋求學，這現象好像漸成一種社會的需要。而本港工程學位有限，求過於供，所以每年有大量攻讀工程系學生往國外攻讀，但最近外國大量加收學費，不少同學因為不能支付龐大費用，被迫放棄其志願，反觀，無論在私營或公營的工業裡，有很多工程師的空缺都要由海外人員出任，結果花在機票、住屋及各項福利的開支更大。這大大地阻礙了本地化計劃的實行。

3. 對用錢方面：

a. 浸會工程系花費不太大：將現行設備全部捨棄而重新發展，所需費用約二千萬元，對香港政府而言，這筆費用是「濕潤」。

b. 教育不應以經濟掛帥。

可是，政府卻持有相反的意見：

1. 土木工程系這類重型技術課程不宜於浸會發展。

2. 香港已有足夠的學位給有志進入土木工程系的學生。

3. 在現有浸院之基礎而擴展土木工程系是不合經濟原則。

而委員會又有什麼意見呢？

1. 他們認為浸會應發展為一間人文學科的學院，土木系沒有其他關連學系支持，所以不應續辦。

2. 該系開支龐大，所需費用如撥入其他學系發展，對浸會更為有利。而且，用發展土木系的金錢，在理工所以培養更多人才，更加合乎經濟原則。

3. 資助委員會祇是根據社會需要而提出建議，小組職責不干涉浸會主權。如果浸會接納停辦土木系，委員會會安排各師生的出路問題。如果浸會不接納這建議，政府不會資助土木系學生十分之九的學費，但浸會可尋找其他經費來源，繼續開辦土木系。

編者認為，從這次事件中，可以比較清楚地了解到委員會所擔任的角色：

1. 委員會要求浸會立刻停辦土木工程系，而他們聲稱會將師生調往理工學院，但是他們有否考慮浸會和理工土木系的課程是截然不同，而畢業後的認可資格均是不同的呢？（註一）

2. 委員會常聲稱自己是個諮詢性的機構，但當初卻不理會浸會校長及學生的反對，堅持停止資助浸會工程系，令人懷疑UPGC是否是一個真正諮詢性的機構。

3. 委員會一再強調校方擁有一切自主權，校方若要繼續開辦土木工程系的話，可以自己尋找經費，但UPGC有沒有考慮到校方有沒有這樣大的能力呢？浸會

的發展經費龐大，自行籌措資助往往非常困難，校方很可能只有「自願」地接納這些「完全沒有強制性」的建議。

4. 委員會強調自己是一個獨立機構，不受政府控制，但是它所擁有的權力及提議，是不是就是政府的意見呢？（註二）

5. 委員會認為應該將理工發展為一間工業學院，而將浸會改為一間人民學府。就社會的需要，資源的運用，當然，專門化是有利的，但就浸會的全面發展，無疑會造成障礙。令人懷疑決策者把浸會學院——間大專院校看成「工廠」，經濟不佳時，便停止「生產」，當學生是未完成的製造品，加以掉棄，遣散，不予理會，這簡直是漠視院校的尊嚴，教育的原則和理想。

註一：浸會土木工程系被不少外國大學，特別是英國的，認為與大學同一水準，可以和其他大學土木工程系學士一樣，到英國攻讀碩士課程。浸會土木工程系剛畢業生到港府申請職位時，最初是做助理工程師，這地位和港大剛畢業生一樣，但理工畢業生就沒有這地位了。

註二：可參照本篇UPGC的運行。



四改三事件

發展過程

七七年十一月，香港政府的「高中及專上教育綠皮書」公佈。在「教育綠皮書」中，政府提出了一連串的教育政策建議，建議中三淘汰試之後分為「文法」及「工業」兩類學校；中五會考之後舉行兩年中六課程及一個兩大統一入學試，而中大亦應從四年改為三年。政府的推論是，統一兩年中六課程，跟着一個統一大學入學試，為了配合統一改革中大適宜從四年改為三年，而政府亦建議中六課程是着重通博的教育，而有主修、副修之分，換句話說，中大四改三，並非將目前中大四年的課程，壓縮在三年完成，而是要取消中大現在的一年級課程，代之以中學第七年（Form Upper Six）。

師生反應

自「教育綠皮書」公佈後，中大校內師生就改學制的問題作出熱烈及深入的討論，成立專責小組外，還舉辦過座談會及師生研討會，在七八年二月十五日，中文大學六成以上的學生，聯同老師、校長及校友，一共二千六百多人，在校園科學館露天廣場參加反對中大四改三的大會，顯示中大全校反對該項提

議的決心。前中大校長李卓敏曾一再指稱，中大不會實行三年制；中大教師協會亦聲明堅決反對改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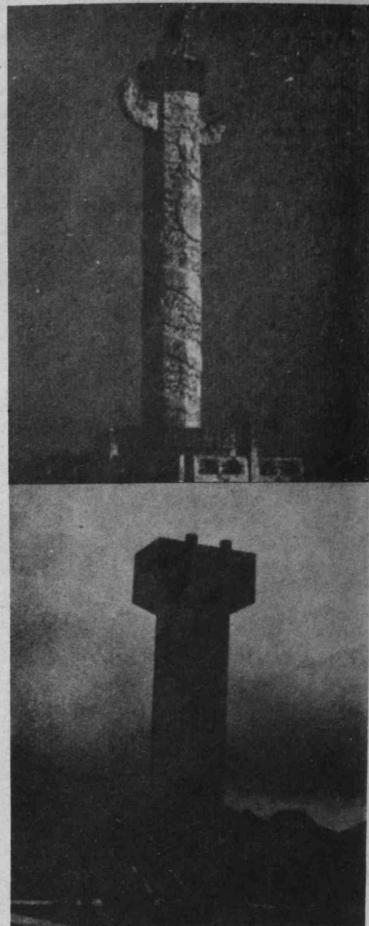
反對改制論點

（一）前中大校長李卓敏曾指出，四年制對實踐中大創校的宗旨，有特殊的重要性，而中大素以溝通及融合中西文化為首要，除培養對中西文化的認識，還要培養對中英語文的造詣，自然需要較長時間；此外，四年制對中大推行的「通識教育」，也有特殊的重要性，「通識教育」是使學生在第一年先奠立一個廣博的學問基礎，然後按其興趣，修習各種專門知識及學問，亦可令一個學院的學生對其他學院有一個概括性的認識，從而糾正現代教育的極端專業化的弊病。如果中大改制為三年，「通識教育」就無法推行，政府雖建議中六課程着重通博教育，但實際上，中六課程必會受大專院校或大學入學資格影響，學生祇會專注數個考試科目，所以祇是為考試而讀書，根本不能把中六課程擴闊，而中七一年亦不能代替大一那年，由於讀書時的心理已截然不同了。

再環顧世界各地，四年制也是各國

最普通的大學制度，中大的四年制祇不過是依循着這個世界潮流。英國所採行的三年制是一個特殊例子，即使英國國內，三年制也不能全國通行，而且據數位英國大學教育專家稱，英格蘭、威爾斯的大學正邁向三改四，蘇格蘭的大學根本就是四年制的。

（二）政府要求中大四改三，最主要的理由在節省經費，從而增加大學學額，而統一入學試可減低學生的考試壓力。其實此種改制的做法，未必能節省經費，削減中大一年的課程，就必須規定中六學生多讀一年中七課程，這不但逼使中文中學及私立中學不得不增聘資深教員，擴充設備，這些都增加許多開支，而且中七學生人數必然六七倍於大學一年，花在六七個中七學生身上的錢，每年便超過二萬元，絕不低於用在一個中大一年級學生身上的經費，祇不過政府可以將資助大學生的錢轉嫁於社會人仕身上。況且增多了這麼多名多讀一年中七的學生，而大學學額卻無法實質地增加，結果是令更多中七學生無法進入大學之門。其實，增加大學學位應從增加經費着手，大學學額若充足，競爭必減，學生精神負擔相應地減少。



醫學院六改五事件

「缺堤的洪流將一切都毀壞，而這回反對六改五的學生活動，就正像這缺堤的洪流，代表了理想的衝破，希望的幻滅。缺乏根深蒂固的理想，和一致的行動，豈不是這運動的致命傷嗎？」

其實，中大醫學院事件，可視作中大四改三的延續，亦是對中大教育理想的新一次挑戰。

反對四改三的成功，大大的鼓舞了中大的師生；然而，政府及UPGC左右校政的陰影，始終瀰漫着校園，中大醫學院更是「首當其衝」。

早在七四年，政府已通過在中大成立醫學院的計劃，當時UPGC建議「應該同時為中文大學畢業生及那些在適當的『高級』程度考試中取得合格成績的英文大學畢業生提供入學機會，執行方法為修讀醫科的學生將會部份是中大完成第一年課程，另一部份則是中大以外取得同樣程度的學生。」

一九七六年，大學當局與UPGC取得協議後，醫學院院長呈遞「新生取錄政策與程序」，內容為「中大校內及校外學生數目大致相同及中大校內學生在

修讀臨牀前期首年課程之前，必先完成一年的醫預科課程，而中大校外新生則可直接進入臨牀前首期課程。」

七八年，醫學院院長要求重新考慮收生制度，主要原因為「准許高級程度會考學生直接入第二年修讀，會有損於中大在專上教育綠皮書上所爭論的立場，及作為醫學院的準備課程而言，中大的醫預科課程比中七課程更為適合。」因此提議1.「高等程度考生申請入醫預科而高級程度考生申請入臨牀前期首年課程，而後者入學標準由新生取錄委員會決定。」2.直接入臨牀前期首年的中七學生，因未能接受醫預科所提供的通識教育，因此要加入有限的行為科學。」但設立醫預科的提議遭受到UPGC的反對，而重申七四年的建議。其後，院長所提的建議為「1.八〇年度理學院一年級同學，上學期仍修讀其暫定主修科目。下學期部份同學選讀一特別的預科課程。2.醫學院新生取錄委員會應定遷入醫預科學校的數目。」

八〇年，校方公佈醫學院將採用英國醫學總會所規定之教學制度及方式；而取錄的學生分兩批，一為理科學一年班的學生，二為校外高級程度會考的考生。」此並非中大原意，醫學院院長表明贊成醫學院六年制，澄清UPGC之建議實為指令，但UPGC一再否認干涉中

大內政，而畢烈治（UPGC去屆主席）亦在中大畢業禮演講中，重申大學主權。

八一年，學生撰寫報告書，建議「1.八一年開設暫定主修醫科一年級，由醫學院負責選錄高等程度考生。2.八二年實行統一收生制，醫學院與其他學院相同，一律以高等程度會考成績為選新生的依據。3.在醫學院六年課程首三年內，提供通識教育。4.採用雙語教學。」校方表示統一收生標準須與UPGC進一步磋商，其後校方通過成立暫定主修醫科，即醫學院取錄三批學生1.高等程度會考考生申請入暫定主修醫科。2.高級程度會考考生申請入臨首前期首年。3.理學院一年級申請入臨牀前期首年。

在醫學院事件整個過程中，我們看見UPGC的左右，而中大的教育理想亦似乎向這勢力低了頭。



UPGC與我何干？

彈

對大部份準大學生來說，接到成績通知單後，和第一個打交道的是大學，第二個便要數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UPGC）了。

不管能否進入大學，都要先遞交表格。如果你兵分兩路，港大中大齊報的話，一份表格便足夠了。相信除此之外，很少有一種表格同時適用於兩所大學的。

大學生資助始自1969年行政局的法案，提供資助與有確實需要的同學，不使被取錄的人因欠缺資助而失去其就讀機會。現時有超過一半的港大同學是申請貸款及助學金的。從一些舊照片中，可看到以前的大學生都穿西裝、結領帶，而「現代」的大學生則是肩袋、T恤、波鞋、牛仔褲。這些轉變——「平民化」，實在要歸功於學生資助，使中下階層的大學生愈來愈多。

從此，UPGC便與大學生結下多年密切之關係，不獨求學期間，甚至畢業後五年內（還款期限）都大有關係。UPGC是「債權人」，我們成了「債仔」。當然，「債仔」有任何風吹草動，例如喬遷之喜或外遊超過三個月，都必須以書面通知債權人。要成為「債仔」也不是簡單的事，你要提供全家的職業、收入、財產及居住狀況的資料，包括已分居的父母兄弟姊妹在內（查幾代？），似乎祇漏了身體特徵、隱疾和生活習慣。

有人說，這份表格複雜難填。可不是嗎？上年初，核數處長的一年一度的砲轟便瞄準大學生，指稱半數申請助學金及貸款的個案填報失實，反映大專界學生品行不正。代表港大學生形象的學生會急忙走出來否認，指出實為表格繁複，而且部份家庭成員不肯透露真確資料，並非大學生存心欺騙。

不知是否要警醒一下大家，近年當接近派申請表時，照例有一兩宗因隱瞞收入而被控告的案件在報紙上，但其實資料不確卻沒有被控的又何止這麼少呢！

經過有關同學的努力之下，今年度開始，凡申請資助都必須呈附入息證明文件，和實行消費調查。有了入息證明至少可以堵塞一項主要「失實」的指責。但不知甚麼原因，學生消費調查在港大的反應則極之差勁（遠遠低於中大、理工及浸會）。是港大同學「非常」滿意現時的貸款抑或是連這些切身關係的事亦漠不關心呢？

近年「加」風盛行，但逢加必反（加薪例外），大學雖是學術之地，世俗事亦不能免。上學年加學費時學生會曾大力反對，要求UPGC必須保證增加貸款以彌補所加之學費。你說，UPGC是否我們的救命水泡？

如果我們不正當地運用這個水泡，

它也可令人葬身海底的——個人倒霉，家庭蒙羞，大學耻辱，社會不幸，隱瞞的資料被揭發，而被控發假誓。

這些錢借來了，大家會如何運用呢？如果你不滿意JCSF出手太低，醫學院亦有貸款供各同學申請，而我們的醫學會也有ELIXIR LOAN FUND。

不少同學的支出大部份在食宿方面，自辦舍堂的租金可不便宜，吃也不簡單，飯堂三塊半的飯不知有多少營養呢？（碳水化合物例外）。醫科同學的支出是出了名多的，書籍的費用及購買儀器的支出都是令人咋舌，而且很少有多餘時間來補習「搶錢」，暑假比人家遲和短，又沒有職業輔導處協助找暑期工作。

有人很不滿大學生的「貸款與支出不相稱」，指出他們一方面向政府免息貸款，另一方面又買相機，外出旅行，參加百多元的聖誕舞會，「陸陌堂夜夜笙歌」及生活多姿多采。其實「借錢」並不等於破產，要處處限制自己的生活。大學生活不能祇有書本，社會的經驗和生活的體驗都是不可或缺的。關於如何善用金錢，則應該和大學生應有獨立的思考判斷一樣，讓大學生自己去支配和負責，至於是否運用適當，則見仁見智了。

說到這裏，可能有人問，我又不需貸款，UPGC干我底事？顧名思義，它

是撥款與大學的機構，我們每人一年二千多塊的學費不及大學經費的十分之一，其餘的大部份便是來自UPGC。所以常聽到「大學生每年要花費納稅人××來培養」，這個數字兩三年前平均要三萬元以上，唸醫科更要五萬元以上，所以各位幸運兒，好好珍惜自己的權利，盡點自己的義務吧！

UPGC對專上教育有多大影響呢？一向不大清楚，不過可以從其在浸會土木工程系事件中看出一點端倪。不過希望下面的事絕不會發生……

×年×月×日

（本報專訊）由於九七問題的陰影，本港人口劇減，形成醫生供過於求，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決定停辦有悠久歷史的港大醫學院，因為中大醫學院已經足夠應付醫生的需求。港大醫學院現在仍然繼續上課，直至現時的一年級畢業為止，但不會再招生。……



The hidden curriculum of schooling initiates the citizen to the myth that bureaucracies guided by scientific knowledge are efficient and benevolent. Everywhere this same curriculum instils in the pupil the myth that increased production will provide a better life. Everywhere it develops the habit of self-defeating consumption of services and alienating production, the tolerance for institutional dependence."

「九龍灣事件」

引言

執筆之日，「九龍灣事件」已告一段落，災民不但停止絕食，搬回九龍灣臨時安置區，而且絕大多數願意接受重新安置，搬入屯門或船灣。

在這次事件中，學界的參與是熱烈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不滿房屋署官員在最初便說出不惜以武力來遷徙災民。

醫學會的反應也是迅速及熱烈的，在災民到房屋署外請願當晚，醫學會便組織十餘位同學到九龍灣臨時安置區，希望更能了解那裏的環境，與及災民不肯遷入船灣的理由，翌日中午，請願的災民宣佈絕食，晚上有十餘位同學到房屋署外慰問那些災民，兼且希望進一步了解他們的生活狀況、拒絕搬入船灣的理由。

由；在十三號的中午，為了更能掌握此次事件的真相，十餘位同學親自入船灣，訪問了十七戶家庭，訪問的內容都是環繞着交通、就業情況、教育等問題。在這一連串「實際行動、親身感受」之後，那十餘位同學經過熱烈的評論，最後聯署了一張大字報，向同學交代他們對這次事件的見解。

近年來，關社的行動是比較少見了，為此，編委員籌備了這個專輯，內裏有實際參與這次事件的同學的感受，也有一篇是從一個以前曾積極參與關社行動的同學來評價此次參與，幹事會的一篇是從這次事件中，反省一下醫生的責任。

從九龍灣事件 說起…

關心者

一月十日，數百名居住在九龍灣臨時安置區的居民，因為反對房屋署強迫他們遷入光頭山而進行絕食抗議——十八歲至五十五歲的成年人開始進行絕食。而雙方的談判始終不能解決問題。數日後，居民決定將行動升級，五十五歲以上的居民亦加入絕食行列。至截稿日為止，居民已經有十多天沒有進食了，有數名居民，因為體力不支而相繼入院，有些更情況欠佳……輿論方面亦比較支持房屋署的決定。

在目前情況下，因為大家對整件事情都未有足夠掌握，加以事件本身錯綜複雜，因此，若果在現時妄自下一個判斷，似乎言之過早。但是，有不少同學亦主動地去了解整件事情，親身去九龍灣，光頭山和房屋署門前去了解居民的真實情況。

幹事會亦曾經發動臨床課程的同學去房屋署探訪正在絕食的居民，了解他們的健康情況。但是，有些同學卻認為幹事會此舉等於支持正在絕食的居民爭取就近安置，所以，幹事會不應如此決定云云。

我們在此希望同學能夠詳細考慮以下兩點：

一、大學教育的目的在於培養同學獨立思考和判斷是非的能力。

訪臨時房屋區後感

文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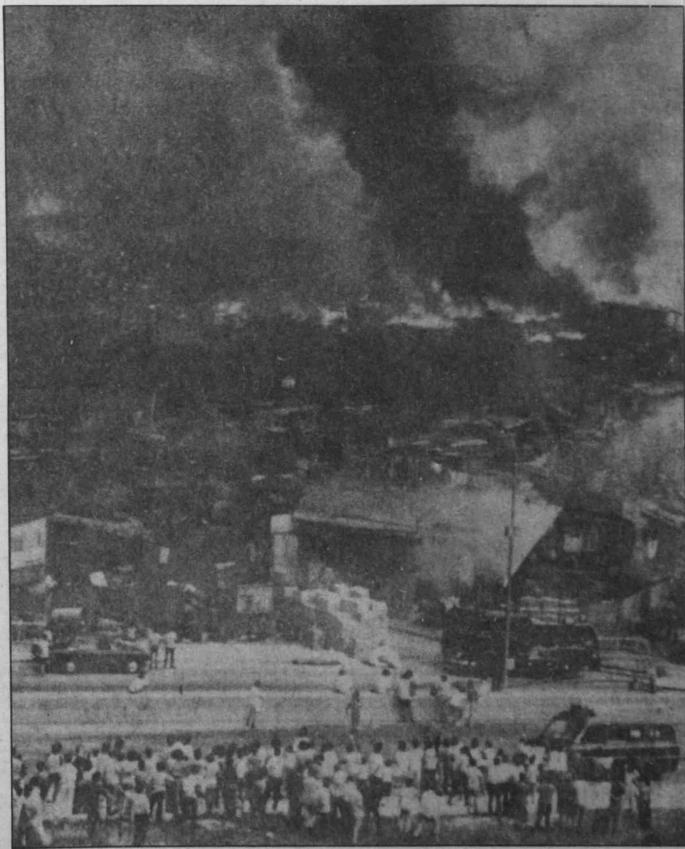
九龍灣事件因居民的絕食行動而進入了高潮，各界對事件的分析各有不同。為了對事件更瞭解，我便和幾位同學前往船灣臨時房屋區觀察情況。雖然這一行不能給我對這件事的瞭解有很大的幫助，卻使我體驗到中國人傳統民族性格的一面。

在臨時房屋區裏，我遇到的是一羣友善的中國人。雖然我們表示訪問他們只是想加深瞭解事件的真相，並沒有能力幫助他們解決問題，我們仍是受到熱誠的接待。有些是工作了一整天的勞動工人，正在欣賞電視節目，消除疲勞，也放下他們喜歡的連續劇和我們交談。其中一戶人家更拿出他們在祖國帶來的鄉土茶葉招待我們。這又怎會是電視上描述的景像：一位家庭主婦發覺到訪者不是房屋署人員，來替他們辦入住公屋手續時，便馬上送上閉門羹。誰說香港人情冷漠，誰說中國人不好客呢？

從談話中，多數居民都表示入住這個臨時房屋區是迫不得已的，在入住後也發覺到一定程度上的困難。但他們是面對現實的，當他們發覺對政府要求入住較近市區的房屋是不能達到時，便決定搬入船灣臨時房屋區，及早安定下來，繼續他們的生活。不要說他們是懦弱的，不肯為自己爭取，只不過他們是理智的，不會強求。他們一樣有要求，不過是更切實吧了！他們要求的是將房屋區改善得更完善，使入住的困難能解決。這些相信政府當局是能辦到的。這些不正是我們中國人的腳踏實地，敢面對困難的性格嗎？現在世界各國均出現經濟蕭條，但細觀香港、星加坡等華人聚居的地方：居民勤奮，在困境中切實地去幹，不去倚賴政府的失業救濟金，這兩地的經濟仍繼續增長呢！因為我們中國人相信生活是自己創造的，只要努力地去幹，必能克服一切困難。

居民們又表示他們也不知下一次遷徙是何時，雖然前途不明朗，他們也沒有把握，但他們卻表現決心，肯為未來而奮鬥。他們更關心下一代的培育，因此當我們問及那件事情是最迫切改善的，得到的答案是子女的教育問題，希望當局能盡快安排學位與他們的子女。不錯，下一代就是未來，也就是社會的未來。中國人是有遠見的，不會盲目地尋求眼前歡樂，不會因未來的不明朗而醉生夢死地麻醉自己，更有一點使我興奮的就是那裏居民們的融洽，鄰居間的互助精神。中國人「各家自掃門前雪」的說法，不攻自破。

中華民族歷經無數災難而不倒，不是無根據的。民族優良傳統又豈止以上幾點。身為黃帝子孫的中國人，繼續發揮我們優越的民族精神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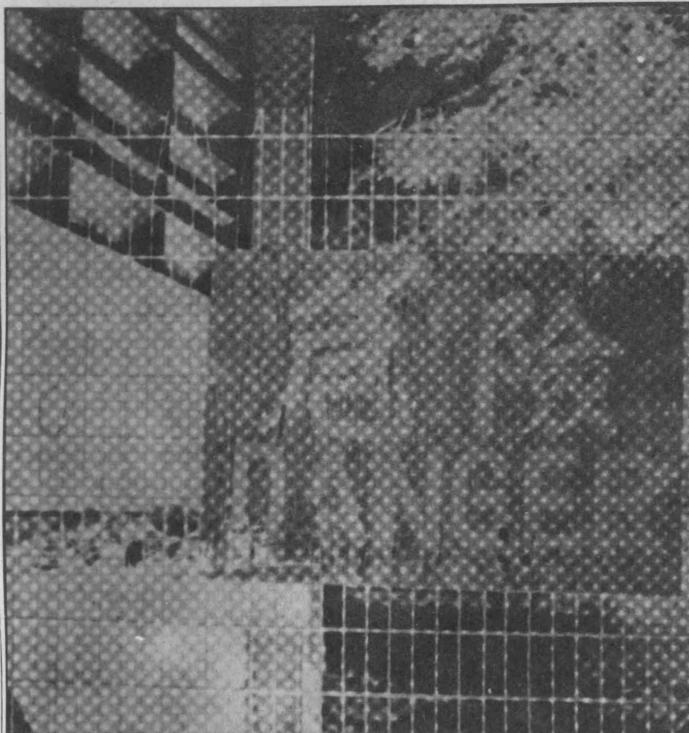


幹事會

一月二十二日

近年「關社」短評

抱雪・老邪



簡單的回顧

近年，香港大專學生參與社會事務，目標、內容、手法、動機各方面都有轉變。目標方面，同學不再提「反資反殖」、「在香港進行革命」，而着重眼見成果的改革。普遍認為，要政府改善社會問題，輿論壓力極為重要；這是一般參與社會行動的積極份子的想法；大部份同學則保持緘默，但這並不表示他們對事件不關心或沒有意見。內容方面，服務性質的活動，如社會服務團的活動、醫學會的健展等，不再受人排擠，同學認為這是參與社會服務的其中一個方法；一些激進的行動，反而參與同學不多；如最近的政府迫遷九龍灣居民事件，他們的絕食行動及要求，使部份同學覺得要求過份而行動過激。手法方面，參與社會事務變得更專業化，更着重分析研究、講求數據，並且有使用專業知識的趨勢，如各類專業知識的展覽、「反兩巴加價運動」等；這比聲援、請願、示威更得同學支持。同學參與社會事務的動機更多樣化：希望在參與中學習、爭取多些活動經驗、結交朋友、鍛鍊自己、滿足自己的同情心、良心、自我認同……。不再是單純的「社會責任」、「歷史使命」……。而大部份參與者（包括組織者）都希望得到眼見成果及不願意付出太大代價，流於功利。

總的來說，學界已失去了先鋒的角色。而同學越着重理性分析、冷靜，不肯行動起來。這種現象是時代使然，無須唏噓歎息。況且，學界參與社會事務的形式也該一直在變。

學生的弱點

跟着，以個別的社會行動作為例子，談談學生參與社運出現的問題。

大專學生是年輕的、衝動的、有理想的，也因為這樣才使他們勇於向社會的不公義挑戰。可是這也是他們最大的弱點。由於經驗少，處事技巧不成熟、不穩定、過份理想、……，使他們在參與社運中未能盡量發揮其作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有：

(一) 經驗缺乏——近年學生會骨幹年輕化，以往經驗失傳，同學面對複雜的社會，感到難以掌握。態度、立場也不易確定；執行活動安排也未得其法。有時甚至在一些小問題上發生爭論，流于意氣，未能團結合作。如「血書事件」便是最好的例子。

(二) 過份理想——骨幹份子每每胸懷大志，對客觀事實未予適當尊重，對自己實力未能準確估計。所訂目標太高；一旦未能達到，做成不必要的挫折，打擊士氣。

(三) 過份冷靜、理性——這是一個趨勢，大部份同學對社會行動都會小心謹慎，不會隨便參與，他們喜歡觀察事件的發展，作出批評和分析，但很少公開表示自己的看法，能作出行動的人則更少。也因為過份冷靜，要花大量時間去了解事件，冗長的討論和猶豫的決定，使很多可以利用的機會錯失。

(四) 同學欠缺求真精神——很多同學只看一兩份報章，便確定自己的立場（這似乎與第(三)點有矛盾），一方面又要表現自己是客觀中立，可是作出的

判斷是片面的、甚至可笑的。例如今年房屋署迫遷九龍灣居民一事，同學只透過報章資料，便認為居民「要求過份」、「對其他居民不公平」（其實這只是房屋署及部份報章評論的意見。）更甚者，竟有同學提出這批居民也應像以往幾年的木屋居民一樣，要「公平地」接受政府不合理的搬遷，真令人哭笑不得。

(五) 眼光短、功利——同學現在參與社運，如政府迫遷九龍灣居民事件，是希望在一項行動中取得成果的，忽略了從整個安置政策去考慮問題。另一方面，參與的動機每每源于同情心、人道立場等，很少認為這是一件政治事件，最終目標應該是改變這個不合理的安置政策。

一點意見

以下只是個人從有限的實踐及觀察中總結出來的一點意見，這可能對有心於「關心社會、參與社會改革」的同學有點參考作用：

(一) 清楚參與社會行動的目的——參與社會行動，目的在製造條件，使社會上不合理的事情得到改善，針對的應該是整個政策的改革，個別事件只是一個不合理政策下出現的小事，而每件小事都有其利用價值，最終是使整個政策得到改善。（如九龍灣事件和不合理的安置政策。）所以應該是站在受壓迫者（羣衆）的同一陣線，為他們爭取更合理的權益。

另一方面，我們必須明白，這些都是政治事件，在處理政治事件上，什麼人道、愛心、良心等等根本不能發揮作用，講求的卻是手段，而且只有利用實力（羣衆基礎及輿論）才能達到目的。

(二) 了解自己參與的動機——這是複雜的問題，參與者很多時也不清楚自己的動機；這直接影響着一個人在事件轉變中的立場，甚至會感到迷惘或失去方向。最重要的還是：要清楚到底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去為他們爭取合理的利益；還是利用機會、以居民作為工具、達到自己理想中的美好社會模式。這是很難分開的，前者是毫無私心的；後者也不是太壞，但更高水平是要政治醒覺。

(三) 尊重客觀事實——不能憑空想像，要坦然地承認環境的惡劣（如缺少羣衆支持等），做事前先看看自己到底有多少實力，定一個較實際的目標，也要作最壞的心理準備，這樣便可免去花費大量人力、物力、精神於不切實際的計劃上。但這要有經驗才辦得到。

同時，要有長遠的目光，持久地爭取，不可功利或過急。

(四) 大胆下判斷、勇於行動——現在最缺乏的是實踐的勇氣，空談只是浪費時間，白白錯過了改造歷史的機會。同時，不要怕做錯事，學生做錯事是可以原諒的，別人也不會怪你。

後記：當然，這只是一些意見而已，我已經有年多沒有投入社會行動，所以這些想法可能已經不合時宜。但當我見到九龍灣居民到房屋署靜坐，他們提出的多項要求，不是與這幾年來多批木屋居民被迫搬入新界時提出來的一樣嗎？證明這不得民心的安置政策還未有改善。真想跑到居民那裏去，與他們共同進退。支持他們。可是，在有限的時間裏，最後，我決定回病房去。在無可奈何的情緒下寫下這段散亂無章的東西。



理性的一代？

驚



房屋計劃是市民的權利還是政府的恩典呢？「光頭山」的環境是非人生活還是安居樂業呢？有多少人在搬入「光頭山」後是不能維持生計呢？他們絕食的行動是否合理呢？諸如此類的問題困擾了不少同學和吞噬了多少同學不眠之夜。最後，還是無奈的說一句：「居民還是要遷入光頭山，我們只能替他們爭取合理的設施和交通等服務。」

也許，有人在「九龍灣事件」後感到悲觀、沮喪和無奈。也許，有人會發覺自己與社會接近了。也許，有人會感到多此一舉至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但是，九龍灣事件確實給與了我們很多反省的機會。

第二個學期剛剛開始，校園還是冷清的。在刺骨的寒風裏，出現了幾張熾烈的大字報：「朋友你昨晚睡得好嗎？……」、「反對房屋司署以武力恐嚇災民……」等等，都是呼籲同學關心及了解九龍灣災民請願的。在醫學院裏，有一羣熱心的同學，他們到九龍灣、房屋署和光頭山去了解災民的情況，他們本着人道主義去關心災民的絕食和露宿行動，他們以關心社會的目的去關注事情的發展。

在幾次社訪和問卷調查後，就是幾輪討論和「理性」的分析，最後便是定出我們的立場和以後的行動。這個與其說是一個很合乎邏輯的過程，不如說是學生關心社會的機制 (mechanism)。在一輪激辯之後，往往會發現自己的立場仍未清楚。究竟是居民過份要求，還是政府的房屋政策有問題呢？究竟是居民要「打尖」，還是政府不負責任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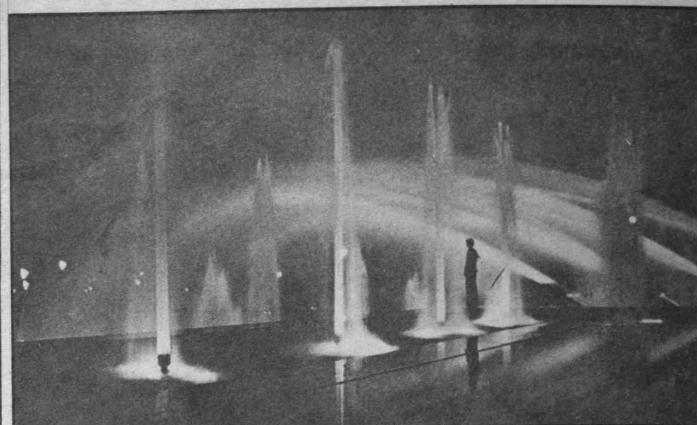
它反映了我們的局限，我們要理性地分析情況，但是，房屋署有沒有公開足夠資料顯示不能「就近安置」那羣災民呢？這是一個無法彌補的遺憾。所謂輿論，是否能公正的報導和反映事實之全部呢？在城市向外發展時，究竟要居民付出多少代價呢？這些問題都不斷影響著我們理性和客觀的分析。

隨着局限而來的，就是大學生在參與社會事務的角色。我們是救世者，是社會的良心還是介入的觀察者 (participant observer) 呢？我們要施予幫助，但是往往會發覺施者與受者有很大的距離，在「理性」分析的同時，我們是否真正了解他們的困境呢？

最後希望大家想一下：我們要充份認識到我們的局限和角色後才去參與還是在參與的過程中去了解我們的局限和角色呢？

我去了房屋署…

青蛙



冒著寒冷的天氣，我懷著一個複雜的心情，和一羣同學前往房屋署慰問在絕食中的九龍灣災民。心情的複雜，是因為不知道孰是孰非，亦不清楚災民的背景，再加上自己的幾分好奇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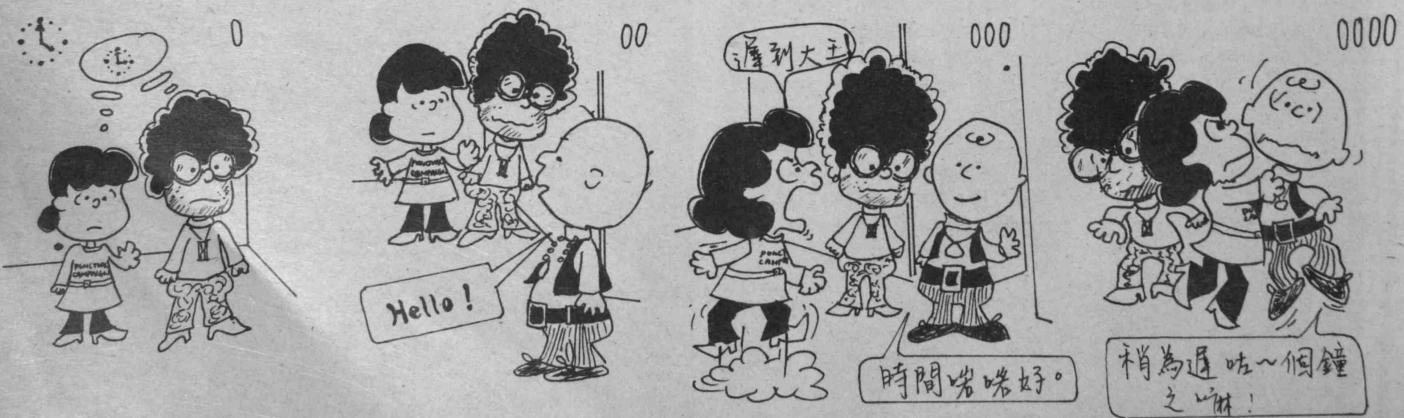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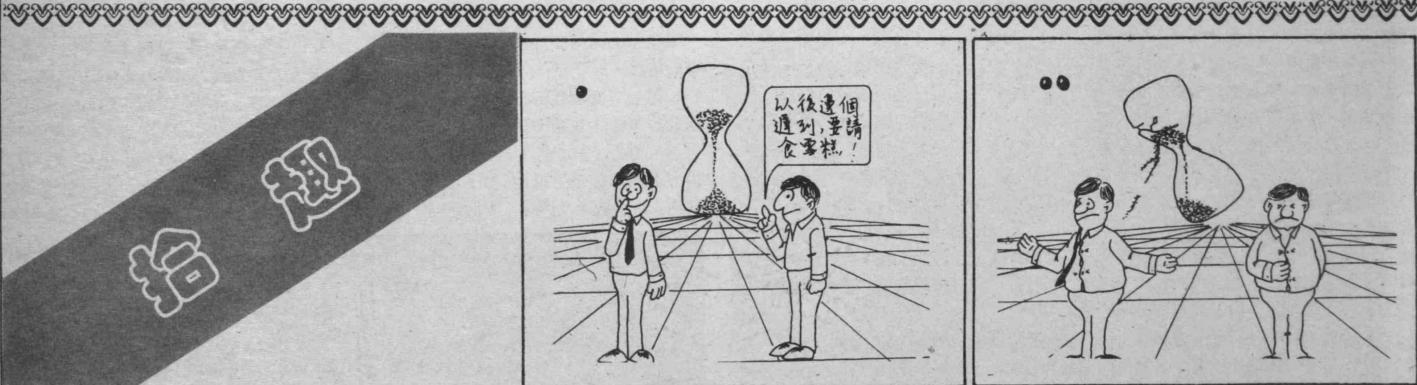
在巴士上，心中不禁為自己的行動作出稱讚：「你確是個真正的大學生。看！你現在多麼關心社會。慰問災民是一樣多麼有愛心的表現。你比那些在圖書館中埋首於書本裏的同學好得多呢！」想到這裏，心中不禁興奮起來。

到了房屋署外，見到的只是一羣的災民在那裏露宿。他們擠得密麻麻的，加上在場的中大同學和其他人仕，場面實在有點兒擁擠。心中暗叫不妙，不知如何是好。後來我們分組與災民攀談，幸好和我同組的同學很健談，那些災民亦很友善，我坐著看著他們談話，偶爾說一兩句話，也不致很尷尬。我們詢問了一些資料（也不知道有沒有說慰問的說

話）便離開了。跟著我們一夥兒去「宵夜」，討論各人的感受。雖然沒有甚麼結論，但自己卻十分滿足這次房屋署之行。

夜闌人靜，我獨自步行回家。忽然，自己彷彿聽到心底的良知向我呼喊：「你竟利用這些在困境中的災民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和慾望。你不要自欺！你真有關係他們嗎？你以為去一次房屋署看看便算盡了大學生關心社會的責任嗎？你和那些只顧自己的同學有甚麼分別？這個社會還有許多許多的問題，你願意拿出自己的時間和力量，認真的去關心社會，去承担這一切的問題嗎？」

聽到這些斥責，心中不禁感到慚愧不已。我坐在路邊，認真地反省自我。我終於鼓起勇氣，在寒風中疾聲回答：「我願意關心這個社會，去付出我能付出的一切。我願意踏實去幹，作個名符其實的大學生！」



校政新嘗試 —延長評核法 (Extended Assessment)



長久以來，香港大學的收生方法，都是倚靠高級程度會考 (Advanced Level Examination) 成績作為取錄新生的標準，而將學生其他方面的表現如中學會考成績、面試或智力測驗處於較次要的地位，這種收生方法經常受到批評，教務委員會遂於八〇年成立一工作小組檢討大學的收生準則和程度，並建議各學院考慮一個改良的收生方法，名為延長評核法。結果，醫學院、牙醫學院、建築學院和法律學院贊成採用延長評核法，於八三年開始實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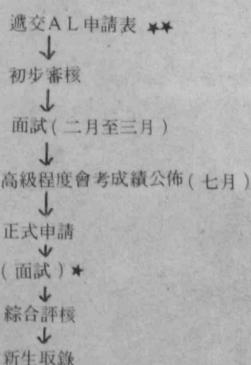
基於這是校政的新嘗試，影響深遠，頗引起同學關心，本文將包括醫學院的新收生制度，其他院系同學的意見與及嘗試將暫取收生制與延長評核法作一比較。

目的

醫學院採用延長評核法，主要是讓院方有較充裕的時間進行面試。過往面試的時間通常只為三、四天，遴選委員會需於短時間內決定遴選結果。而在新收生制中，面試會提前在高級程度會考舉行之前舉行，故時間限制較少，面試人數可以增加，亦可延長每次面試時間，從而能更全面地評核學生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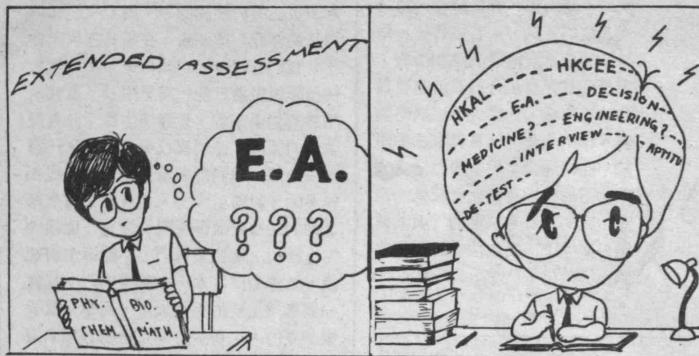
另一方面，院方亦希望能從更多考生中選拔新生。因為不少學生在放榜後對成績缺乏信心，而放棄報考醫科的意願，對於醫學院是很可惜的。學生在延長評核法中的初步申請卻只是「表示興趣」，將來可改變選擇；而他們亦未有考試結果，所以院方相信新制可鼓勵更多學生申請。

同時，遴選委員會可避免了受考生的高級程度會考成績所影響，對考生的面試成績有更公平的評核。



★★註：將會選擇醫學院為第一志願或第二志願

★註：面試者為 A.L. 試前未經初步審核和面試的學生



醫學院的新收生制

八三年對醫學院有興趣考生人數

	首次中學會考	重考中學會考	總數
第一志願	968	298	1266
第二志願	189	41	230
			1496

增加遴選考生

從統計數字看，差不多有千五人（合第一與第二志願）初步「表示有興趣」念醫科，人數比往年增加了很多倍。但是，放榜後正式申請醫學院的又將會有多少人？假若校方在最後的評核中，高級程度會考成績的比重較面試高出很多，遴選考生的增多可說沒甚麼意義，新制也就只做到鼓勵學生為興趣而「申請」醫學院的地步而已。

壓力

壓力

延長評核法對減輕預科生的壓力沒有大幫助。面試進行是在二、三月間，適逢是很多學校舉行中七校內試，同時亦臨近高級程度會考，對學生是百上加斤。而面試的成績是保密的，面試後的學生難免患得患失；不獲面試的那羣就更像在心頭墊着沉重的鉛塊。

另一方面，由於中學會考成績成為選拔學生面試的標準，對中學會考生的壓力明顯地增重了。醫學院只約見申請者中的約三分之一，競爭極大。中學會考也顯得特別重要了。

在學位奇缺這基本問題未解決的情形下，延長評核法不是靈丹妙藥，不能減低考試的壓力，同樣有衆多的學子被擋於大學門外。但它在取錄新生制度上起了實際改革，效果怎樣，卻要時間來檢定了。

「暫取新生」法

一九八二年九月，中文大學校方提出了「暫取新生」的新政策 (Conditional Offer)。什麼是「暫取新生」法？簡單來說，中五學生憑應屆中五會考成績，校內成績和校長的推薦書就可以申請攻讀中文大學，面試後優異的即錄為暫取生，經錄取的，須繼續攻讀全日的一年制中六課程，然後參加一個指定考試，只要考試成績達到一指定的程度，便可直接獲得取錄入學。

從表面看，中大「暫取生」法和港大的延長評核法，可說是大同小異。但實質上，則有很明顯的分別，例如對象和時間。後者的對象是攻讀二年制的高級程度會考課程的預科生，選錄時間是中七下半學期，中大的對象是應屆中五畢業生，選錄時間是中五會考放榜後。

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別。

中大推行「暫取生」法的目的，總括來說，

(1) 減輕學生參加考試的次數，從而減輕中六生的考試壓力。

(2) 維護中大的獨立性和理想，即保衛「四年制」。

(3) 希望從而取錄到會考成績優異的學生以提高學生的質素。

這和港大所推行的延長評核法的目的，則截然不同（港大推行延長評核法的目的是提供充足時間選錄中七學生，以減輕收生程序的壓力。）

港大的延長評核法對二年制預科課程影響不大，高級程度會考對學生之壓力猶在。但中大的暫取新生法實施後，相信會大大改變現存的中六制度。對於已被中大取錄為暫取生的中六學生來說，高等程度考試只是有如升班考試，故此考試壓力大大的減輕了，課程亦能從「為考試而設」轉為較全面之課程。但對那些不被取錄為暫取生的中六學生，會不會有一種「陪太子讀書」的感覺呢？而且因每年被取錄的人數，約是千餘人，因此將會有超過一半的中學要結束一年制中六課程（最影響的要算是中文中學和私立英文中學）。但無可否認，兩種方法都把着眼點轉加於中五會考，無疑使學生更覺百上加斤！

對於港大來說，中大的「暫取新生」法，未必會構成什麼「威脅」，相信中學會考成績優異的前一千多名，大部份仍會選讀二年制課程，但在成績排列榜上以下的千多名學生，將會受到中大「暫取生」的吸引。

贊成？反對？

按：延長評核法由八三年起只局部實施於四個專業學院，這可能基於技術上的困難，但究竟其他院系同學的意見又如何？以下是部份同學的意見。

張兆華（工程學院）：院方對於延長評核法的不被接納，主要原因是目前的收生方法並沒有特別壞處，況且延長評核法所耗的人力及時間與所得效果未能相符。個人也認為現存制度較為可行，仍然可發揮它的效用，取錄一些適合的學生。

江秀麗（社會科學院）：基於社會科學院的特殊情況，延長評核法是不可行且不合適的。因為普遍的學生甚至學生家長都會認為以公開考試成績作為遴選準則是公平的和可以接受的，即是說，以現存制度取錄新生是被大眾所接受，任何改變都不是必需的。其次，延長評核法會產生很大的技術困難，因為每年都有超過二千考生申報社會科學院，預料八三年將會有八千名考生申報社會科學院

，假若只將百分之十選出作面試，也對遴選會加添不少壓力，而最後也只不過是取錄二百餘人而已。延長評核法原意是好的，但實際上有很多同學仍然是照分數報大學各學院以增加自己入大學的機會，帶有賭博性質。延長評核法仍然無法消除賭博性質；再者，對於文科及理科同學又應如何去評核呢？

吳美寶（法律學院）：法律學院的同學對延長評核法大都不感興趣，可能是事不關己吧！參加延長評核法的中七同學，部份將被邀請於 AL 試前面試，AL 放榜後，申請者需要再次接受面試和測驗，因此延長評核法會加重遴選委員會的工作量，造成人手短缺的問題。雖然如此，延長評核法的優點（簡略地說：學生可以慎重考慮自己的興趣及前途和減低一次定生死的 AL 考試壓力）與其缺點平衡之下，新收生方法更能收到正面效果（Positive effect）。



人文教育與延長評核法

按：本文作者乃文學院學生教務委員（Senator）

周發文

人文學科教育的精神是著重於個人道德、品格及思想的培養而不是技術的傳授。從這種人文學科精神出發去看錄取新生的標準時，我們可以發覺到現行制度是出現有流弊。基本上，人文學科是注重個人訓練，所以將重點放在學術成績上而忽略個人潛質是不當的。在香港這個環境，大學學位一直以來都是僧多粥少的情況下，同學們為著進入大學之門便形成一種十分「考試化」及「功利化」的讀書態度。這種情況不單紙存在於中學、預科的同學之間，甚至乎有部份大學的同學也抱有同樣的心態。「延長評核法」有助於學生加強他們多方面的發展。

利用「延長評核法」不祇可以收錄一班成績優秀並且具有較好的發展潛質的同學，這是對於提高大學畢業生質素有莫大裨益。可能從長遠大學的發展角度，「延長評核法」是能夠提供一班優良的畢業生，但對於一般預科的同學來說，他們便要面對更大的考驗。以往在考到一個好的高級程度會考成績便可以

順利進入大學，現在便要經過面試，多了一個難關，心理壓力更大，大學便好像更加遙遠了（對某些學生而言）。

另一方面雖然考試並不是最好的評核方法，而高級程度會考也不是最可靠的收生標準，畢竟考試是較公平和較客觀的測試方法。無論怎樣，校長報告，面試都受到一定程度上主觀的影響，兼且一定程度的學術水平是應該要維持的，所以，考試在「延長評核法」內佔的比重應該是較大的。至於其他例如中學會考成績，校長報告，面試等所佔百分比如何也會影響到中學同學的利益。

文學院院方雖然在原則上贊成「延長評核法」，但因上述的技術問題而至遲遲不推行，所以仍未有一個十分確立的模式，同學方面是基本上贊成的。我們當然十分希望校方可以收錄到一批優秀的同學，但我們亦有責任去維護中學同學的利益，不讓「延長評核法」成為另一個重大的心理負擔，以減輕考試的壓力，有更多時間去培育個人發展。

我看延長評核法

盧展民

按：本文作者乃牙科三年級同學

牙醫學生和醫學生有什麼不同呢？當然他們所攻讀的課程是不同的，但他們相同的地方遠比他們相異之處為多。另一方面每個牙醫學生都是在一個延長評核制度下，從衆多投報者中選出的，那麼他們又有什麼特色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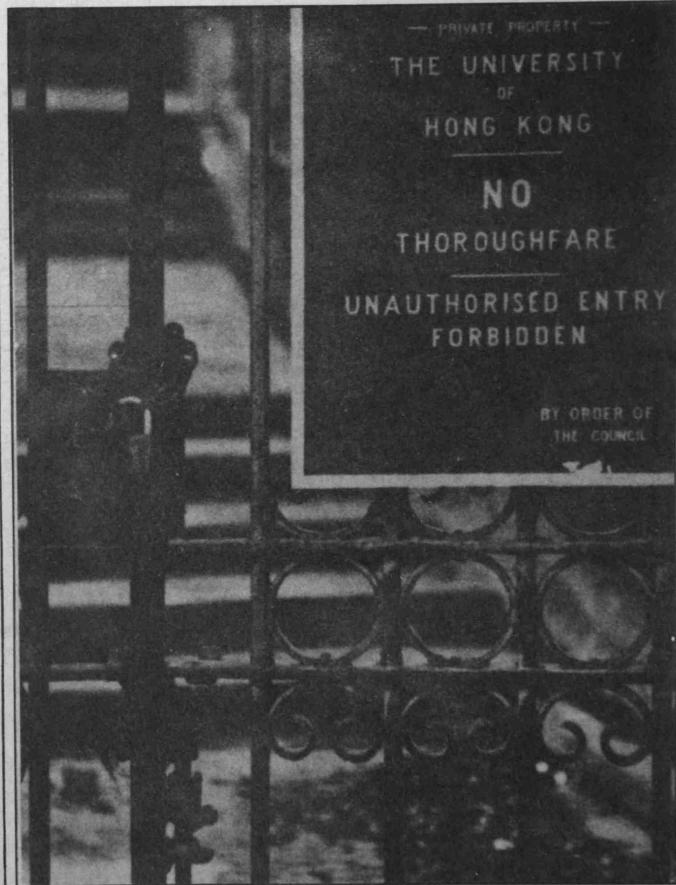
第一點我想談談的是專業精神，牙醫是一個專業，在投報牙醫課程前每一個投報者都應盡量搜集資料，好好去考慮下自己的興趣和能力，為未來投入這個行業作好心理準備。在延長評核制度下，我們有較多的時間考慮，起碼比放榜後那短短數日能想得更清楚。就我所相熟的同學來看，牙醫學生都十分喜愛他們的課程，他們都沒有討厭做牙科醫生這念頭。他們都很希望多知一些現在執業的牙科醫生情況，並有意在將來藉著他們的服務改善現況。這是一個強大的推動力，驅使著我們去不斷追求新知識，及盡力做好本份去善待病人。其實一個專業需要的不是天才，而是一羣敬業樂業的人，在這方面充份的心理準備和自己的抉擇是最重要的。

第二點是高級程度會考成績並不能完全顯示出一個人的學習潛能，我相信任何一位同學都可以在校園中找到不少實例。高級程度會考成績好的，並非一定在大學中名列前茅，而成績平平的亦有不少在大學中讀得十分之好。況且我相信大學課程並非難深到只有少數精英才能進修的地步，只要有心去讀，大部份有資格投報大學的同學都可以有好表現。在衆多牙醫同學中，我就可以找到

很多例子來證明這點。當我聽到別人說只要高級程度會考有好成績就可入讀任何一學院，我就會立刻反對，起碼牙醫課程就不是了。在延長評核制度下，遴選委員會可以接見更多投報者，並可以盡量了解他們的潛能。牙醫學生能在校園中如此活潑，這也可能與此有關。

第三點是考生能早點知道自己是否適合選讀牙醫課程。當年我放榜後，根本不用擔心要選那一學院，因為我早已通過學能測驗和面試，只要在家中等候回音就是了。反觀我的同學們就個個心亂如麻，考到好成績的也怕面試時會失敗，如果投報後才被發現不合適，那就喪失了入讀大學的機會，是社會的一大浪費。若是人人預早得知他適應讀那一課程，就可做到人盡其才。我相信每個牙醫學生都不會懷疑他們攻讀牙醫課程的能力，個個都是充滿信心的，因為在延長評核制度下他們一早就知道自己適合讀這課程了，自信是一個成功的專業人士必須擁有的。

今年多個學院採用延長評核制來選收新生將會是利多於弊，特別是各專業學院一起推行，投報每個學院的申請人數就不致太多，一切都應更易進行。醫學院近幾年都不斷增加面試接見的人數，可見遴選委員早就肯定這制度的價值。我認為這制度在醫學院是可行的，更冀望在新學年見到一班朝氣勃勃的新醫學生，為醫學會帶來一番新景象，及在數年後為香港增添一羣敬業樂業的醫生。



數風雲人物

三十年教學經驗的Mr. Kvan

早在三四年前，Mr. Kvan 在香港大學的教學合同已經期滿了，不過由於他的豐富經驗，所以仍留在香港大學做榮譽講師。可是到了現在，他已經全面退休了，我們再也不會在沙宣道上看見他的踪影了。

離開了哥本哈根大學。

完成大學教育後，Mr. Kvan 不久便來了香港大學任教。最初，是半職，後來便轉為全職了。就這樣，Mr. Kvan 三十多年的青春便在香港大學中渡過了。

在這三十多年的教學生涯中，學生人數的不斷增長，令老師與個別同學的接觸機會減少了。而且每一個學生的背景、能力、思想和態度都不同，所以老師沒法適應每一個學生，而學生也未必能夠適應每一個老師的教學方法，這些都是教學時所遇到的難題。

Mr. Kvan 的家庭生活又如何呢？Mrs. Kvan 現正在 DGS 任副校長，他們共有四個孩子，Mr. Kvan 曾強調說：「他們全都是地道的香港人」。最後他感慨地承認自己在家庭的時間比較少——這大概是成功人士的普遍悲哀吧！

Mr. Kvan 除了教學之外，還是座攀兒童會的會員。作為一個會員，他盡力為這些兒童安排進入庇護工場或學校，令他們能夠在接受教育和訓練後，過一些獨立的生活。而他的研究工作，主要也是如何運用電腦來幫助座攀兒童。

在比較空閒的時候，Mr. Kvan 喜歡散步和做一些不太劇烈的運動。他還希望寫一本關於中國食物的食譜，因為他對這方面十分有興趣。

Mr. Kvan 是一個丹麥人，在哥本哈根接受中學和大學的教育。在中學的時候，他是一個理科學生。經過了三年的預科課程，他便進入了哥本哈根大學，主修哲學。當時，心理學並不是一個獨立的科目，而是在哲學課程之內的。Mr. Kvan 的大學生活是非常自由的，即使是考試時間也可由自己決定呢！只要自己認為讀夠了，便可以隨時要求考試。不過當時在課室內所教的並不是書本的知識，卻是一些講師自己所喜歡的題目，內容當然由他們任意發揮了。所以若想考試及格，除了要在圖書館內留連外，還需要聘請私家導師，這些服務當然要另外收費了。不過後來自由的大學生活終被第二次世界大戰所摧毀了。丹麥被納粹德國佔據後，帶來了各式各樣的限制，學生的聚會被禁止了，大學生活也添上了濃厚的政治色彩。不過幸而在情況最壞的時候，Mr. Kvan 已經



大致上，Mr. Kvan 對香港的醫學

的印象是十分良好的。他覺得我們適應力很强，一方面可以死讀、死記，而另一方面，卻能作出有批評性的見解。但是由於在長期的考試壓力之下，我們無法追求自己的興趣，盡展所長。Mr. Kvan 還覺得很多醫學生都是急於完成醫學課程，以能早日進入社會工作，故認為五年的課程太長了！

Mr. Kvan 認為「行為科學」將會在整個醫學課程中擔任一個很重要的角色，而內容方面，會較着重於臨床方面。不過在發展上，是會遇到一些人手，

金錢和時間等的技術問題。

在退休之後，Mr. Kvan 並沒有詳細的計劃，不過他還會逗留在香港一段長時間，從而完成他的研究工作和一些關於中國食物的著作。

雖然 Mr. Kvan 被筆者「疲勞轟炸」了個多小時，但當被問及有甚麼說話留給我們時，他精神為之一振地說：

「Play the game but look critically at the academic game, and make it a better game for our successors!」

最後，我們謹祝 Mr. Kvan 在退休之後，生活愉快和充實！

啟思日記

November

7. 院際水運會。
医学院得全場總冠軍。

December

5. 百萬行籌款
7. 院際網球比賽冠軍。
10. 學生會週年辯論大會
26. 聖誕當會。

January

17. 医學會內部運動 (1/1-10/2)
“醫學生之推己及人與醫生之區別”

19. 時事講座—“港人能否治港”

21. 許欽會通過成立學院事務委員會。

February

1. 医學會高桌晚宴
邀請 Prof. Todd
Prof. R. T. J. Young
Dr. F. Mak-Zieh
演說「區別」。

4. 第三屆
醫青龍虎榜
辯論比賽總決賽。

轉庄——新人事

轉庄季節已過，一切都已納入軌道，回復正常的操作，Med. So. 房，陳蕉琴樓走廊都洋溢着朝氣和一股嶄新的活力。

八三年度評議會主席為高興基 (84)，名譽秘書林煥兒 (86)。幹事會於十一月進行改選，結果由鍾錦文當選，幹事會主席為鍾錦文同學 (85)、外務副主席區德光 (86)、內務副主席列就雄 (86)；此外八三年度啟思、健康委員會和杏雨也相繼轉庄，八三年度啟思總編輯岑佩廷 (86)、副總編輯吳鴻裕和黃美玲 (86)，健康委員為鄒啓賢、副健康委員鍾漢平，杏雨總編輯范榮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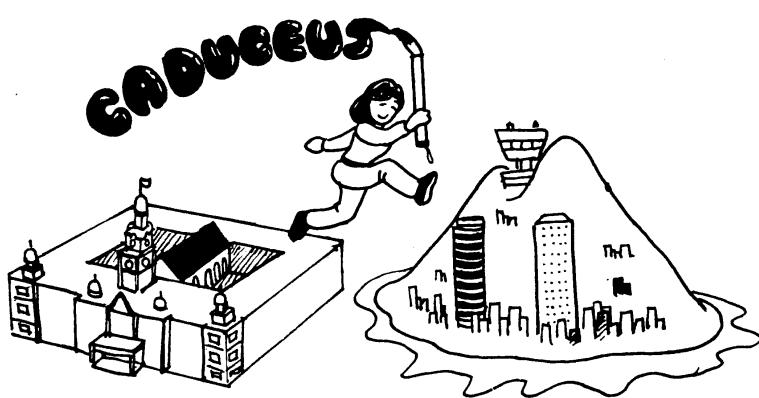
今年幹事會的口號為「羣策羣力，積極參與社會事務。推己及人，齊心發揚互愛精神。」新閣以發揚互愛精神，加強團結為主。謹希望幹事會能循着這路線，加上其他各委員會合作，與同學攜手進步！



COUNCIL

轉庄

——新氣象



HEALTH



從學運談起……

鍾錦文

一九七一年七月七日黃昏，在維多利亞公園涼亭附近，掛著的是一塊塊寫上了「保衛釣魚台」字樣的布條，多少個手織黑臂章的大專同學，曾經在小山丘上拉起橫額，莊嚴地唱起「釣魚台戰歌」，激動地喊著「保衛釣魚台」，「抗議美日勾結」，「打倒日本軍國主義」等口號，一張張隨風飄揚的傳單。但是，這次未得警方許可的集會，最後終於演變成一場警民衝突……雖然，不少曾參與保釣運動的同學，在肉體甚至個人自尊上，都蒙受了不少的創傷，但是，這些痛楚換來的，卻是孕育並誕生了學生運動的第一代，並掀起了七十年代學生運動的高潮。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下午，同一地點，聚集著上萬名市民及學生，而今次卻是由「各界爭取金禧復課委員會」主辦的「金禧事件民衆大會」。和上次不同的，是今次再沒有任何流血事件發生——一次名符其實的和平民衆集會。隨著金禧事件的淡下來，學運的高潮也開始下跌。究竟是七十年代末期以後從未產生任何社會矛盾，還是這個年頭學生的社會觸覺銳減，是見仁見智的。而且，在七十年代末期，社會上各行業的組織亦開始蓬勃地發展，他們敢於爭取和維護自己的權益，而對社會事件的反應亦頗為熱烈。「壓力團體」這個名詞亦應運而生。學生在社會參與上的先鋒角色，亦漸漸被這些團體所取代了。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八日，在同一地點，學生和有關團體之呼聲又再一次被聽到了。在「侵華史實不容篡改，民族尊嚴不容削奪」的呼號聲中，成千上萬的民衆召開「九一八民衆大會」，聲討日本無理篡改侵華史實，十年前的「打倒日本軍國主義」又再一次的被聽到了。當然，在這些場面裏，「龍的傳人」，「保衛黃河」等愛國歌曲是不可缺少的。簽名運動，血書……等。

若果我們說七七保釣事件孕育了學運的第一代，那麼，九一八集會又帶出了些什麼呢？不錯，在當時，這個集會的確能夠刺激部份同學重新記起他們是中國人，但是，除了這些近乎是官能刺激之外，參與集會的同學又得到些什麼呢？最令人失望和惋惜的，就是同學間竟然沒有把握這個時機去重新思索他們在社會及國家上的責任。更甚的是學生會評議會，竟就血書一事，召開了無數次

的緊急評議會，甚至通過了一連串近乎失去理智的裁決，花費了評議員不少的時間及精力。雖然事後亦有評議員覺得在這冗長的討論中，的確得著了一些東西，但是，試問這和他們付出的時間和精力是否相符？更重要的是因為這冗長的討論，平白喪失了一個使同學們重新思考他們對社會和國家責任的機會！似乎，九一八集會只是迴光反照，仍然挽救不了學運日漸走下坡的頹勢。

個人雖然對七十年代學運所帶出的一套並不完全贊同，但是，有一點肯定的，就是學生運動，社會參與對同學是有一定的影響及衝擊，有不少的同學亦在參與過程中得以成長，並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價值觀，和對國家，社會的使命感。

再看我們目前面對的形勢。八十年代是一個動盪的年代。踏入八十年代，我們所面對的，是世界性的經濟不景，而香港人亦因為九七問題的不明朗而充滿了憂慮。文革這場浩劫，以及國內政治路線的不穩定，使港人普遍懷疑北京所提出的「香港可以維持現狀」的持久性。而香港在九七年後重新納入中國版圖，似乎已經是不能改變的事實。亦有部份香港人把握了他們的權利，提出了各種的方案，如港人治港，托管甚至是港獨等建議。但是，經過了百餘年的殖民地統治，香港人似乎不習慣去關注和他們有切身關係的社會事情。中英雙方的談判，亦於八二年九月戴卓爾夫人訪華之後積極展開。接着而來的，便是香港的大資本家分別上北京與中國高層人仕會談。但是，可笑的是現時只有資本家和中國方面的對話，而五百萬直接受這些談判影響的香港市民，卻被擋出局外！固然，世上並沒有不勞而獲的事情。再翻開歷史看看，那一次的民主改革不是由人民努力爭取，甚至不惜用自己的鮮血來換取的？所以，光是坐着喊不公平並不是辦法，最重要的是坐言起行。因此，八十年代學生所面對的，是如何改善香港市民對政治參與的恐懼和冷漠。

再回到我們身處的醫學會裏，究竟醫學會在這個獨特的時空下，能夠做些什麼？要分析這個問題，我們要由近年醫學會的情況說起：若果我們將醫學會的工作分為內務及外務，我們便不難看見一個現象：近數年來幹事會的路線都是一年側重內務，另一年側

重外務。就上年來說，醫學會內的活動的確很蓬勃，但是，亦有不少不愉快的事件發生。幹事會文康秘書在落庄前數日辭職，招致全民大會上一連串的遺憾動議。醫學生節本來是促進各班感情，但竟然導致班與班之間的磨擦。八六班會由兩間競選合併成一間，而內閣在上任後一個月左右竟由於班會主席辭職而被迫解散，及致後來重新組織班會等……其實這些問題的原因，除了是「人」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由於人與人之間的誤解及人際關係的疏遠而成。但是，有什原因導致人際關係的疏遠呢？

其實，經過這三十七年的發展，醫學會已經由一個簡單的組織，演化成一個複雜的架構。在這個複雜的架構下，各單位都有其獨特的角色和對整體不同的看法。而且，每一個單位都有其應肩負的責任，試想想一年之內，醫學會所舉辦的各項活動，和我們可動用的人手，更加上醫學院的沉重功課壓力，定會驚嘆我們有這樣的時間及精力去做這麼多的事情。由於舊的活動年復一年地搞下去，再加上每年幹事會都發起一些新的活動，因此，活動爆炸便是必然現象了。而同學對團體歸屬感普遍偏低，因而這些過量的活動，便由少數較活躍的同學所肩負。而搞活動的同學，亦只注重如何能令這個活動搞得有聲有色，忽視了人際關係及放棄思考活動本身的目的意義。事實上，他們亦無暇顧及這一切。

※※※※※※※※※

展望將來的一年，醫學會的發展又會是怎樣的呢？

經過了個多月的實踐，我仍然堅持對外「積極參與社會事務」，對內「發揚互愛精神」。透過各類型的社會參與，可以提高同學的社會意識，這一點我們是肯定的。香港前途問題將會是我們外務的重點。而在內務方面，我們希望提高同學之間及同學對團體的感情，在二月一日舉辦的首次醫學會聚餐是一個新嘗試，旨在提高同學對團體的歸屬感。在校政參與方面，為了應付日益繁重的院方事務，我們亦希望在評議會之下加設一個學院事務委員會，加強校政參與的工作。

Medic 知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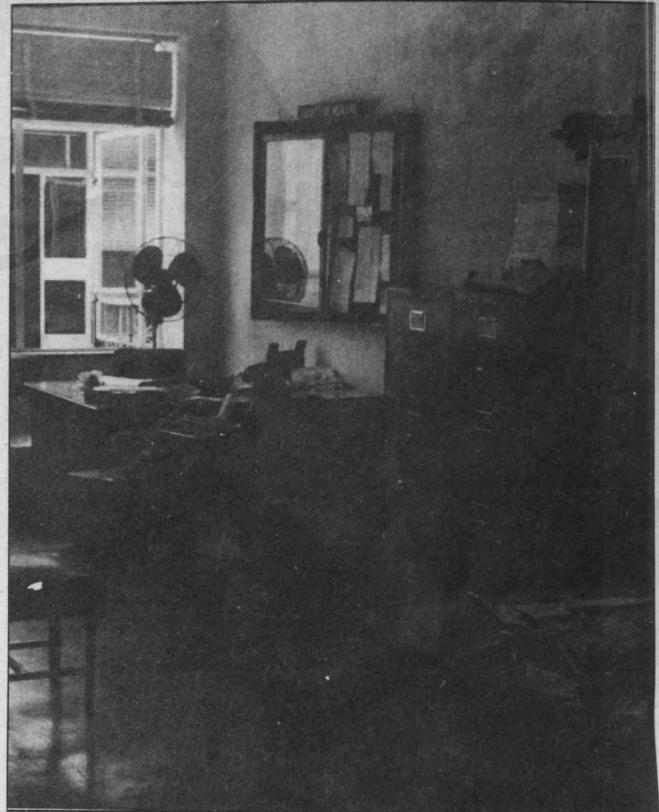
話說醫學院自從由舊址（即今新Engine Building）遷往沙宣道後，Med. So. 滿以為可以安頓下來，不料由於醫學院增加學位，原有的設施不能夠應付，薄扶林文娛中心遂應要求而興建，功成之日，Med. So. 被迫遷出舊址，就近安置於昔日飯堂旁邊的小型房間，從此Med. So. 即隱居於Clinical Residence Building 之內。

回想陳焦琴樓未落成之前，差不多所有Med. So. 活動都限於白文遜樓二、三樓（即現在library 二、三樓）；當時Med. So. 房設於二樓Faculty Office 隣鄰，可由圖書館那邊的樓梯進入當時之Med. So. 房面積頗大，大約四倍於現在之Med. So. 房，能容納Ex. Co.、啟思、Health Com. 及El-inir 的辦公室，由於面積大，大部分單位會議都在此舉行，因此Med. So. 房也是一個公開會議室，同時Med. So. 房經常有同學出入，熱鬧非常；部份同學有時開評議會為了貪一時之便，索性經Med. So. 房（即library 二樓溫習

室）通過平台，走入Faculty Seminar Room 開會。此外Games Room, Quiet Room, Music Room 則設於總部樓上，當年的音樂室，頗為簡陋，就只有一座舊鋼琴，全無任何隔聲設備，與現在的音樂室相比，真有天淵之別。

陳焦琴樓落成之後，院方需要收回舊有的醫學會活動的地方，將醫學會學生活動地方安置於陳焦琴樓及Clinical Residence Building。雖然Ex. Co. 曾努力爭取，無奈不敵，惟有屈居於細小的Med. So. 房內。記得搬遷之時，由於地方有限，迫不得已，將很多寶貴的東西棄掉，譬如醫學院歷屆的各項運動的錦旗……。

昔日的飯堂，位於現在的Games Room，由Ex. Co. 掌管，飯堂面積小，很多同學都喜歡光顧「羅師」的飯堂，弄至「羅師」飯堂經常出現人滿之患，想不到風水輪流轉，Pauline Chan Canteen 開幕後，「羅師」的同學反而經常光顧陳焦琴樓的飯堂，加上其他校外人仕，所以中午時飯堂經常出現見首不見尾的「人龍」。



醫學院合唱團與我

財

第一個學期已經過去了，回望過去的日子，在我腦海裏浮現一些深刻的感受。

學期初當我加入合唱團的大家庭時，我漸漸體會到合唱團的精神，是需要團員間彼此的投入、遷就，而最重要的是那份參加合唱團的熱誠。記得一次在一個研討會中，一位知名的合唱團指揮談及合唱團的必要條件，最重要的是合唱團成員的參與熱誠和投入的感覺，當每個成員有著這樣的態度時，便會很自然的發揮那合唱的精神，唱得一首活生生的好歌。將個體溶化而成為整體是合唱團的最高理想。我們的合唱團；雖然未能達到如此的理想，但我深信總有一天每個成員都能培養出這一份參與的熱誠來，更誠懇的邀請更多的同學加入我們的大家庭。不需要你有驚人的歌唱技巧或深厚的音樂知識，只要你有一份參與的熱誠，可於每星期二午膳時間到音樂室來一起享受那合唱的樂趣。



大
字
報

風
潮

在九龍灣事件後，校園內掀起一陣大字報熱潮。

最初，有十餘位曾關注「九龍灣事件」的同學聯署了一份大字報名為「實際參與，親身感受」九龍灣事件，向校內同學交待對這問題的看法，但有一署名為楊孝祥的同學在大字報非意見欄處寫下意見，幹事會在該處出了一張小告示，說明此乃塗污大字報及將塗污處掩蓋，但楊同學竟移開及再次塗污那小告示。

後來，幹事會出了一張「強烈譴責」的大字報，並希望塗污大字報的同學公開向大字報聯署人道歉。楊同學很快便作出反應，他的大字報強調幹事會不應出那「強烈譴責」的大字報，隨後，很多不同班的同學在此事也發表他們意見，大都是不滿楊同學做法和贊成幹事會的觀點。至截稿日止，大家對此事件的討論仍很激烈。



同學們，當你經過陳焦琴樓的走廊時，你可有留意到那紅、綠、橙的三面錦旗嗎？你可有因這三面錦旗而輕加讚賞，自己也去分享一份自豪？還是奇怪著為什麼今年醫學院竟如此差勁，拿不到全場總冠軍，只得亞軍呢？

也許大家仍依稀記得在院際陸運初賽後不久曾出現一大字報，講及那日到場運動員之稀少和場面的冷清。其實，身為醫學院的一份子，就有義務去出一分力；更何況，當你答允了出席，你便有義務和責任要到場，怎可臨時爽約而又視為「家常便飯」呢？

院際陸運總決賽在攝氏九度的氣溫下進行，到場的同學都飽受凜冽的北風所侵襲，苦不堪言！但每次看見醫學院的健兒節節領先時，心中那份喜悅掩蓋了一切的寒冷！最難忘的是男子 4×100 的接力賽啊！眼看頭二棒醫學院都是緊守着第三位，似乎對問鼎冠軍是無緣的。

了，但怎知到第三棒，我們的大師兄奮力追趕，看着他閃電般過了一個又一個，更帶前了好一段距離，我們在看台上的每一同學無不一邊竭力拍掌，一邊喝聲叫好；隨着醫學院健兒的衝刺，歡呼聲不絕於耳—M·E·D·, D·I·C, MEDIC MEDIC 係醒 D！

是曲終人散的時候了！準備離去之時，大師兄叫着我們，和我們逐一握手，說道：「這是我最後一次代表 MEDIC 出賽了，你們以後要努力啊！」激昂的聲音流露出那股禁不住的衝動。緊握着他的手，他對醫學院的那份感情，彷彿就在這一剎那間溢滿了我的心窩。多謝你，大師兄！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你的鼓勵、你的精神、你對醫學院那份濃厚的感情！

願你我都能像這位大師兄一樣，心中滿載着對醫學院—我們的學院的關懷、愛護和支持！

致友

李志偉

寒風一夜顛高樓

花盡星移幾度秋

何時再盡一杯酒

徒對長江天際流

更青處漫游，滿地

斑爛裏放歌。但我

是別離的笙簫；但我

沈默是今晚的康橋；

如我悄悄的來；我

望

給七弟

是讀書的季節，也是一個冷清清的季節，在空氣中也嗅到冷漠的氣味來。環顧四週，看到的是你們沒有表情的面孔，及在圖書館埋頭讀書的身影，真的很想輕輕的問候你們一句——這裏的生活，你們習慣嗎？

X X X

是一個下着細雨的下午，也是一個充滿陽光的日子！在我們二百多人的心中都是陽光普照和充滿希望。三輛「殘舊」的旅遊巴士帶着我們朝着北潭涌戶外康樂營進發，就這樣四日三夜的迎新營就開始了。

我們一班籌備的同學為了這個營真是一番心力交瘁，有些同學更足足兩晚沒有時間睡覺呢！大家對你們這新一代都充滿着很大的希望，期望着你們可以在未來的生活中提升自己和把醫學院的精神發揚光大，因此數晚的通宵工作也算不上是甚麼的一回事。可能自己所期望的委實太多，因此這個迎新營真是使我有點兒失望。自己盡了最大的努力去指引新的同學，希望可以將一年來所見所聞的經驗傳遞下去，但是換來的卻只是一句 *imposing*，而你們有些人更竟然投訴我們在「玩新生」。唉，當時的感覺當然就是難受之極。

可是現在回想起來卻又有一個很不同的看法！記得往年當自己還是一個新生的時候，自己不也是這樣的不合作，這樣的不耐煩討論那些看似很深奧的問題。似乎自己入迎新營的唯一目的就是去認識新同學和玩個痛快。其實這種心態跟今年你們的期望又有甚麼分別呢？大抵經過兩年預科生涯的人就是這樣的了。

一年醫科的生涯真的給自己很大的衝擊。大學生活與中學生活是兩件截然不同的東西，大學教育除了傳授專業知識外，它還肩負著一個很大的目標——訓練新一代去獨立思考，處事，多方面的學識增長和協助他們趨於成熟。看來，大學教育的目的真是很多和很重要。但是大學教育的另一特色就是「自助」

餐」式的教授。上課是這樣，課外的參與和學習也是這樣。正如黃校長所說，大學教育大致可分為三部分——上課，舍堂和學生會活動。因此學生會所肩負的角色其實並非只是為同學服務和爭取福利這麼狹窄。可是學生活動能帶給你們多少衝擊和經驗，便全由你們自己決定了。

畢竟醫生這個職業是很特殊的，因為你將會見證新生命的孕育，誕生，成長，衰老和消失。相信你們當中（包括從前的我）都會滿以為醫生可以與世無爭，可以幫助病人，拯救生命。但是其實醫生所能做到的真的有多少呢？很多疾病都是我們束手無策的，而很多時我們可以做到的似乎就只是坐視生命的消逝！醫生所要面對的矛盾和煩惱很多，而相信也是特別需要意志支持的一羣。七弟們，你們有沒有想過這一切一切的東西呢？你們是否已準備自己呢？你們是否願意多作探求呢？這一大堆的問題相信只有你們自己才能解答。

七弟們，願你們可以抓緊這五年醫學生活的時間，好好地去充實自己，提升自己，為未來的生活和現實作好準備！希望大家將來都能成為社會的棟樑，和仁心仁術的醫生。

在此謹祝「七弟」們一切順利。

六哥

哥：

簡直沒有勇氣提起這枝筆，教你知道我曾經是那麼失落和彷徨，要不是你時刻的善導關懷，恐怕我連自己僅存的一點信心也早蕩然無存。

誠然，迎新營簡直叫我筋疲力竭，不過，既然我決定要去走這條「苦行僧之路」，去面對五年大學生活的挑戰和去歷盡長艱辛的責任，區區幾天皮肉的煎熬，我又怎會有怨言呢？

兄，儘管如此，迎新營的確留給我太多、太多……

對社會的義務，病人的責任、自己的交代；生、死、榮、恥——一時間腦海激濤洶湧，不免對自己的壯志雄心生了疑問。

一如你所說，醫學課程實在繁重無比。測驗、考試接踵而來。哥，你知道嗎？有時，我真是吃不消。

自己亦了解到，一個醫生的成長，豈是曉通那些口傳筆授的「知識」。所謂「醫術」實在太博太深了，須要我們時刻用心靈去體味事物，去雕鑿自己，否則，「醫」又怎配稱得上是一種「術」，一種「道」呢？

而現在，我們正處身在對於磨煉自己空前難得的位置，一方面，我們要養獨立的思考，另一方面，我們又要單

獨發掘、面對及解決問題。無疑，積極參與和直接介入大學的活動，是其中一個好法門。

可是，面對着諸多百樣的同學，要突破、開放自己的圈子，甚至坦誠容納他人，真是殊不容易，無論在處事、待人方面，都愈察覺自己能力的不足，有時甚至覺得環境無助，努力徒然。或許，這就是所謂的考驗。哥，只有你才得以了解到我每每碰壁的心情。

兄，你是一個好「醫生」，你的啓示，你對我的溫情，一如回春妙藥，得使我能渡過這一段「危險期」。

你所講的路，既不是一段漫長的歲月，也不是幹一番蓋世功勳的努力。「他」跟本就不能言述，他是無形的，因其無形，所以格外偉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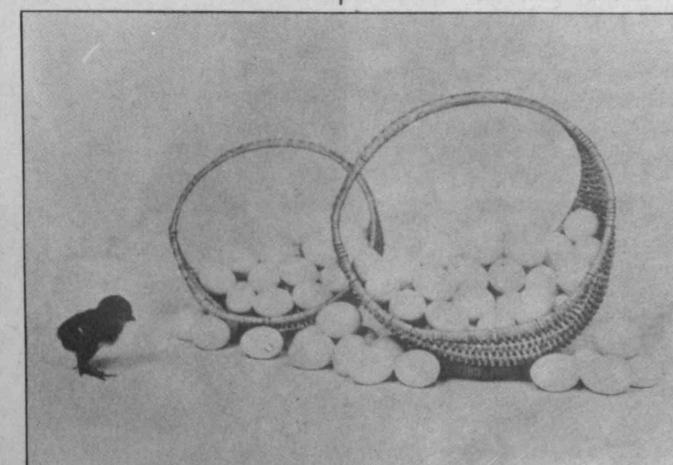
路，是在你我的心中，
心靈的安詳就是他的終點，
既然是「路」，自然就要去建築。

還記得滇緬公路龍，他劃破雲南，穿插於世界最深的峽谷，最險峻的山岩，而他竟然是由來自窮鄉僻壤的中華兒女帶着極其原始的工具「用手指在深山里挖出來的」。對，這絕不是奇跡，而是成果。

我們的心中都有著從未有人開拓過的路。兄，你實在對我太好，你教會我知道什麼是路，更加幫助我走上了第一步。

這裏就讓我們各自去墾拓自己的滇緬公路，但願我們都能夠，忍受那不能忍受的苦痛，跋涉那不堪跋涉的泥潭，負擔那負擔不了的風雨，探索那探索不及的晨星，不管多麼無望，不管多麼遙遠，去為真理戰鬥，絕不掉轉馬頭！

哥，多謝你！



誰

雲

誰最先聽到病人的呻吟，
誰最後看到病人的面孔。

一寸又一寸的傷口又是誰去清洗。
初生的誰去餵養，
臨終的誰去撫慰。

※※※※※※※※

即使天不常蔚藍，
即使人不時開朗，
朋友，當我們接受這一切的時候，
亦應知每件事的背後都有一個誰。
還有，不知還記得否：
偶然你晚上餓了，誰替你治肚子？

在病房裏，你祇是跑馬式的行一個圈，
又怎及得上那八小時的護理；
在治療冊上，你祇是草草的寫幾行字，
又怎能瞭解那一小時後又一小時的工作。

※※※※※※※※

「放心吧！不打緊的。」

張偉強

這是一個星期二的晚上，放學回家吃過晚飯後，在牀上躺了半個鐘頭，正要起牀開始一晚的溫習，電話鈴鈴的響起來了。

「喂，請問張偉強在家麼？」

「我就是了！」

「我是××，我爸爸剛才暈倒了，
叫了救傷車還未來，我應該怎麼辦啊？」

唉，怎麼辦？我也不知道！

上了三年班，雖然開始接觸病人，向他們問取病歷時，也學會了一套專業的口吻，但僅限於病歷和診斷，至於治療及料理的方法就不大清楚了。

那位朋友的爸爸：六十多歲，胖個子、患上十多年糖尿病，每天注射胰島素，兩三個禮拜前，就因為在街上暈倒了，被送入瑪麗醫院，入住二樓病房。那時，朋友來了電話，翌日自己就不得不真的在病房中研習病人了 (study patient in the ward)。當時的心情十分矛盾：一方面朋友的囑咐意味着自己有責任把病情告訴她，但總覺得這樣做未免假公濟私，不知是否應當？再者，倘若他真的患上絕症，自己又應否講出真相？又抑或只是一句：「放心吧！不打緊的」？

記得前陣子學習內科時，在病房中就遇過兩個病人，一老一少，前者患上慢性骨髓性白血病 (Chronic Myeloid Leukaemia)，後者患上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Acute myeloid Leukaemia)，據Davidson's 說兩種血癌一般來說壽命都不長，那天跟這兩個病人聊得投契起來，漸漸話題集中在他們的病情上，當問及病況的可能發展時，自己真不曉得怎樣跟他們說，難道提出書本上的記載，說：你只有多少個月的壽命，他又只活得多久麼？唉，又是一句「放心吧！不打緊的」。之後，匆匆的離開了病

房。我感到自己的無能，因為除了從他們身上獵取臨床經驗以外，我不能為他們做什麼，就連一句安慰的話也來得虛假！

那天在瑪麗醫院探望朋友的爸爸，他感到十分高興，還說我們的楊教授教他看病看了十多年呢！翻開病歷，慶幸看到他不是中風暈倒的，而且雖然年屆六十高齡，「卻」沒有癌症 (瑪麗醫院的教學病房，充塞着患上癌症的病人，年紀老的，若沒有癌症，似乎是一件罕有的事！) 心裡倒放寬了許多，心想回覆朋友時也不用轉彎抹角的難於啓齒了。不過，從心電圖的記錄上，看到ST elevation (Leads II, III, aVF) 意味着心肌梗死 (myocardial Infarction)？這類病人的預後 (Prognosis) 很難說，可以在一個月內死去 (40%)，可以多活十多廿年。不過那天見他精神奕奕，相信無大礙，當晚電話裡，自然又來老套的一句：「放心吧！不打緊的。」不過，三數天後，朋友又來電話 (做醫學生並不比醫生輕鬆！) 說院方要轉調她父親到葛量洪醫院，她因為家住九龍，探病時費時失事，不知這次轉院只是休養呢，又抑或治療？若只是簡單的休養，他們希望可以轉返九龍的醫院，方便照顧……。這時，自己只能說葛量洪是心臟病專科醫院，儀器好，醫生醫術高明，比一般普通的醫院更適合她的爸爸……。後來也不知怎的沒進葛量洪，就說返家休養了。

今次又收到她來的「求救訊號」，自己真的手足無措，因為患糖尿病的病人，暈倒的原因，可以是常見的兩種昏迷 (Diabetic or Insulin Coma)，但一個剛剛有過心肌梗死的病人可以因為心律失常 (arrhythmia) 或心原性休克 (Cardiogenic Shock) 而暈厥 (Syncope) 的。總之林林種種，就是自己

身在現場，也不知如何是好，更何況只是藉着電話聽她的描述？幸好……

「啊！救傷車來了！」 (我不用介紹什麼方法了！)

「去那間醫院？」

「相信是伊利沙伯吧！」她就這樣掛斷了電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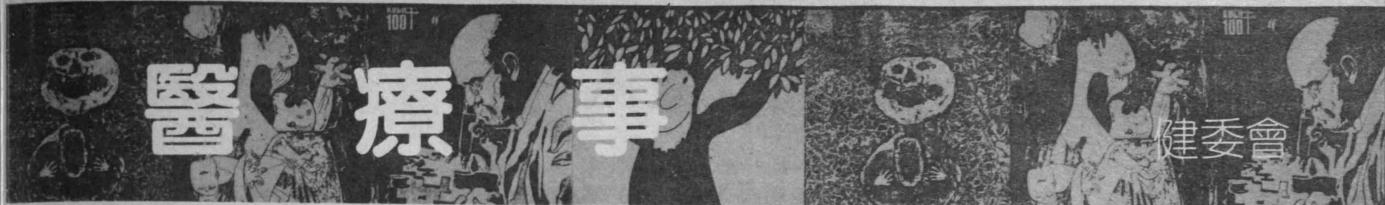
心想：自己住在佐敦道，距伊利沙伯不遠，人家煞有個事 (其實也是自然的) 的告訴我她爸爸的事，我可以無動於中繼續自己晚上的溫習？但我去了也是無濟於事的！

不過，我終於去了，而且還帶了可愛的Davidson。(起碼偷空看一遍，可以着實一點的跟她解釋病情。) 在伊院急症室呆了半個鐘頭，糖尿病及心肌梗死那幾頁也匆匆看過了，但人卻沒有來！再撥電話到她家裡，才知道去了廣華醫院！於是，又得趕去廣華，抵步時，醫生已做完檢查走開了，護士正為

他注射什麼的，卻不許我走入病房。病歷也不許我看一看。似乎我又回復一個普通入了，跟朋友的家人沒有分別 (雖然我打上醫學會的招牌領吐以資識別)。唉，回想幾個禮拜前 Clerk Case 的日子，遇上女病人時，可以請位紅衣天使在旁，有的 (或許是一年班) 甚至乖乖的，知道正要做 P R 時，會替我取來儀器……唉，風光的日子沒有了！

在廣華醫院的半小時裡，自己原希望可以見到醫生，問清楚病情後再詳細跟朋友說的，心想這是自己最可以做到的，病情是好是壞，總比什麼也不明白、乾焦急的好。現在看不到醫生，本能地說句「放心吧！不打緊的。」……不過，醫生原來已經吩咐他們起碼留一人在醫院守候，對我的「關心」，她只能淡淡的說聲多謝，相信她的心裡並不能真正的放心……。





八三年度健委會將致力於探討香港醫療制度及問題。我們的口號是「認識醫療界，善用各資源」，根據以往經驗累積，理想的醫療制度既不存在於香港。我們除了要求自己身體力行，貫徹始終，「做個好醫生」之外，就只好對現存醫療界加深認識，希望未來能夠運用有限資源，發揮最大的醫療效果。我們將透過訪問，研討等搜集多方面的意見，提供醫療界各方面的工作及運行，並試大膽加以評論比較，希望可以獲得較全面的概念，更進一步可以增加對醫療問題的興趣。

首先讓我們看看香港整體醫療制度，及討論一些較少人留意的問題。

第一線（預防及患病後首先接觸的服務）兒童普查，學童保健，健康教育，急症室，私家醫生，政府門診部，工業健康及保健，牙齒保健，防疫注射等。

第二線

各種住院服務

第三線（康復）

醫務社會工作，傷殘及弱智人士護理，社會護理，物理及職業治療，職業復康等。

第一線服務

學童保健——在一部份人仕苦心經營之下，香港小一至中三學童確有三分之一參加了保健計劃，他們每年付出五元，政府則補助五十元，理論上可以獲得普通科及兒科的免費診治及處方（不包括藥物），但有關一部份醫生態度惡劣的投訴，卻時有所聞，加上政府推動不積極，撥款太少，學校負責人對實際情形不明瞭，家長對本身權利及義務不了解，所以就算參加了計劃的學童，患病的時候也很少找負責保健的醫生應診，平均每人每年只有三次。所以各方面的態度甚有改善的必要。

兒童普查——現在所有嬰兒均有接受早期智能智力觀察服務，觀察共分五次，分

別為六星期，九個月，十八個月，三歲和四歲半，檢查項目包括身體功能，聽覺，語言能力，視覺和行為，但方法十分簡單，例如用手拾起一粒豆，或對聲音的反應。理論上當嬰兒達到某一年齡，便可達到以上各項某一定程度上的能力，但由於各種先天及後天環境不同，程度上每人有異，如果相差程度太大，則可能是有某種缺陷，這些兒童將在設在旺角鴉蘭街的兒童體能智力助聽中心接受進一步檢查，此中心內工作人員包括兒科專家，臨床心理學家，語言治療員及社會工作者，負責測定弱智程度，更希望盡早找出病因，及早治療，及進行特殊教育。

健康教育——政府中央健康教育組負責統籌政府及外界的健教服務，並且貯存資料，供應各方面使用。事實證明雖然各種傳播媒介，包括報紙，電視，收音機等都廣泛宣傳衛生及健康常識，而各有關方面亦安排很多展覽，講座等推動，但效果並不理想，尤其是一般低下階層的市民，一些基本的醫藥常識也沒有，而政府亦無積極改善辦法，這樣不但對市民健康，甚至對醫生的診治，也有一定的影響。

職業健康及保健——雖然勞工處及醫務衛生署核下有職業健康科及勞工賠償科，但對工人的職業病及工業意外，只採取消極的態度，例如為工友判傷及根據工傷賠償法例要求僱主賠償，但若僱主故意拖延，勞工處亦沒有甚麼辦法。至於積極的預防措施，只是由工廠督察科屬下的訓練組提供有限的工業安全訓練，雖然還有其他機構如製衣業訓練局，建築業商會及觀塘社康等極力推動，但實際上很少工人曾受正式工業安全訓練，難怪香港工業意外數字驚人（每年平均十三名工人之中便有一宗）。而職業病問題更極之嚴重，例如達十七萬工人長期處於令人耳聾的工作環境。工人保健亦十分缺乏，希望有關方面正視此問題。

第二線服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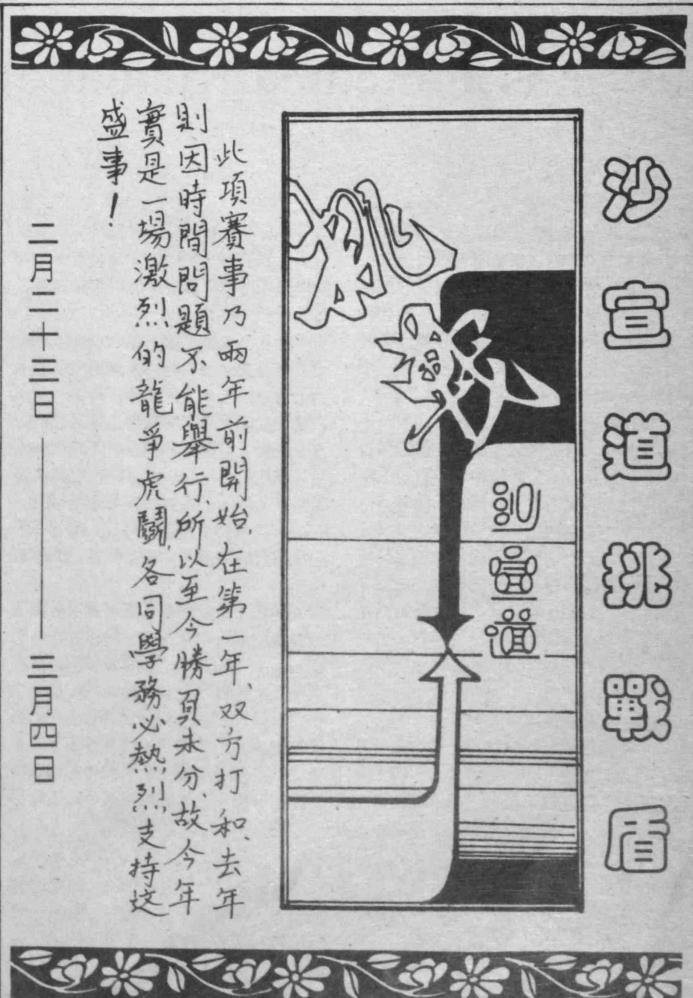
第二線醫療服務的效能，可以從病人數目，各種專科服務流行病發病率，初生嬰兒死亡率等可見一斑，從病床數目看，雖然遠在七四年的白皮書中港府已定下每千人應有五點五張病床的比率作為十年計劃的目標，但是至八二年底比率還只是四點二，這個數字，比起其他亞洲地區如星加坡（比率四）可能亦不遜色，但需知香港政府醫院有大量病床屬於臨時性質，並不符合規格，而且嚴重阻塞通道，假如發生火警，後果實不堪設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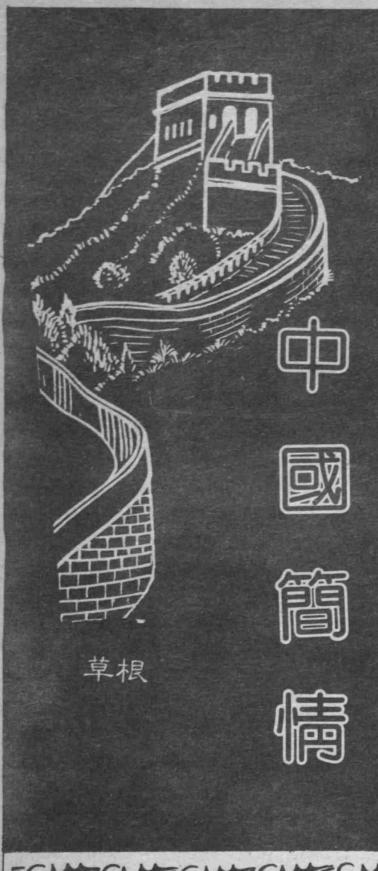
自七四年起港府便施行分區計劃，目的在更有效地利用現有設備，在這計劃實施後，一些分區醫院的病床位用率確有增加。全港分為四個醫療獨立區，而在沙田醫院啓用後增至五區，每區設有一地區醫院及多所社區醫院。地區醫院主要處理一些嚴重疾病，待病情好轉，再轉送社區醫院繼續料理。分區醫院及社區醫院的工作相輔相成，可是社區醫院卻被視為一些設備不足的次等醫院，加上近來極受矚目的東區醫院事件，更使分區制度成效打了折扣。

香港的流行病暫時頗受控制，而嬰兒死亡率更屬世界最低之一。但政府並不應滿足於此，最近有專家提出應該以醫療發病率來衡量醫療服務是否足夠，因為很多弱能兒童都和出生前後醫療照顧的不足有關，至於其他專科方面，似乎發展有欠平均，腦科，麻醉科，急症科，老人科等均嚴重缺乏人手。

香港的醫院，主要是政府，政府補助或私人所有，前二者收費低廉，但病人的待遇甚劣，後者卻超乎一般人的經濟能力，三者均不符合一般中等收入市民的需求。有鑑於此，醫務衛生署某巨公曾呼籲私人興建醫院，以迎合夾心階層市民的需要，並舉例證明可以獲利甚豐云云。但需知投資醫院，設備昂貴，管理困難，而且專業人仕短缺，但最重要的還是土地問題，如果在市區外興建，則有博愛醫院為前車可鑑，試問私人發展商又怎會投資本大利小的計劃？另一方面，志願團體及教會對社會上各種問題已是疲於奔命，對比實無暇顧及，最後，相信此一責任還是落在政府身上。

有關第三線服務，將在下期繼續討論。





人民代表大會

香港是一個殖民地，政府的最高首長由英國委派，市民沒有參與選舉政府的權力。在這個政治封閉的社會，政府不會引導市民了解統治者與人民的關係，害怕做成不穩定因素，引起市民對政權的合理性挑戰，所以香港人對政府的概念是扭曲甚至缺乏的。

現代西方政府的觀念始於一七七六年美國人民在大陸會議上通過的獨立宣言。內容提及人生而平等，都擁有不可剝奪的基本權利—生存、自由、謀求幸福；統治者的權力來自人民的同意；如果政府損害這些權利，人民有權廢除它，另立新政府。在這個原則下，人民有選舉及罷免政府官員的權力，以保證統治者充份照顧大部份國民及國家長遠利益。表現在政治架構上則為多黨制及議會制。在中國大陸，雖然共產黨是唯一執政黨，但基本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一個民主的架構。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簡稱全國人大）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其職權包括修改憲法及監督憲法的實施；制定及修改刑事、民事、國家機構

的其他基本法律；選舉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選舉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審查和批准國家經濟及社會發展計劃、財政預算；決定戰爭及和平問題等。以去年十一月在北京舉行的五屆人大五次會議為例，就通過了修改憲法及其餘幾個法例的議案，也批准了趙紫陽總理提交的第六個五年經濟計劃。

全國人大負責制定關係國家整體的政策，而在地方負責監督實施全國人大的決議的機關是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地方人大有省、縣、鎮三級，各級人大在本行政區內行使權力，而且需向上一級人大負責。

縣、鎮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簡稱人大代表）由該行政區內人民以不記名投票直接選舉。省級及全國人大代表則由對下一級人大代表經過民主協商互相推選，屬於間接選舉。各級人大每屆任期：全國、省人大為五年，縣一級為三年，鎮一級為二年。經過重重選舉，全國人大代表數目也相當龐大，以五屆人大為例，全國各地（香港也有人大代表）就有三千多名代表參加。

明顯地，召開全國人大有實際困難

，所以每年只開一次。當人大休會時，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簡稱人大常委會）執行人大職權。每屆人大常委會在該屆人大第一次會議上由大會選出。五屆人大常委會成員包括委員長葉劍英、副委員長甘人，其中最為香港人熟識的是專門負責華僑事務及統一問題的廖承志副委員長、秘書長一人及委員一百七十五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黨專政的國家，所以雖然最高權力機關以選舉形式產生，但在選舉過程中有很多小動作令黨外人仕落選。如非黨員在競選縣級以上人大代表的政治協商會議上必定受其他黨員排斥，所以大部份全國人大代表都是共產黨員。因此，黨的指導對國家政策影響很大。如五屆五次會議中通過的第六個五年經濟計劃，就是根據去年九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對經濟發展的指導精神而提出的。黨的決議交由政府執行，在中國曾經產生不少問題，現在國內提出黨政分家，表示領導看到了問題所在，是個好現象。但成功與否，就要看領導層是否願意放棄封建的專政思想，讓政治漸趨開放。

我看

B.Sc (Biomedical Science)

蝸牛

讀預科的時候，有一次一位同學告訴我香港大學設立基本醫學理學士課程，那是我第一次聽到香港有這樣的課程。當時我覺得這個主意很新鮮，潛意識裏已對它發生興趣；我還對那位同學說，讀六年醫科就可以多得一個學位，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嗎？

預科之後，我考進了醫學院。一年級的時候，有一次我看見一張通告關於申請修讀B. Sc. 的簡要，使我對這課程的好奇心又湧現，自己亦開始考慮應否利用一年時間去修讀這課程。

雖然到目前我對這課程還不太瞭解，只因醫學院沒有充份向學生介紹這課程，因此只能憑自己些少的資料及直覺，去衡量這課程對自己是否適合。

以我的理解，同學想修讀這一年B. Sc. 的課程，首先要完成首兩年的醫學院課程，然後從臨床前科目中，揀選一科自己最感興趣的去修讀，而課程內容包括講師指導下作一些研究的工作。修讀一年考試及格，就可以獲得理學士；而考試的成績及表現就會決定榮譽學士的等級，跟着同學可以繼續完成餘下的醫學課程。

對我來說，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給自己領略一下研究工作是甚麼的一回事。每年我都有一些赴外國讀大學的同學回港向我談及他們參與的研究工作，自己感到十分可惜沒有機會親身體驗一下。

另一方面，我亦曾經想過將來參加學術研究的工作，所以希望能利用一年時間摸索一下大學裏所作的研究究竟是怎樣的。

雖然有人會說讀一年B. Sc. 就會遲一年畢業，而且對將來作為一個醫生的工作幫助不多，但是我覺得這一年不會是浪費的，五年的醫學課程裏我們有沒有機會去拒絕讀一些自己不感興趣的科目或花更多時間研究某些自己感興趣的科目？加上平日按時按刻的上lecture，我感到學習是給別人支配着，因此我期望能用這一年來支配自己的學習。

從另一角度來看，英國有很多大學的醫學院都設有B. Sc. 的課程。好像Glasgow University的醫學院會自動挑選在某些科目上有良好成績的學生去讀這課程；Cambridge University的臨床前課程是三年制，所有醫學生都要讀完三年取得理學士，然後才繼續餘下的臨床課程；在美國如果需要修讀醫科，就需要具備學士的學歷。

總括來說，基本醫學理學士課程是可以充實一個醫學生的學識，滿足他的求知慾。但是我感到遺憾的是醫學院舉辦這課程以來，修讀的醫學生聽聞只有兩個人，希望大學方面能提供多些有關這方面的資料給學生，鼓勵他們去修讀。

「新茶花女」

劉詠欣



（壹）

「新茶花女」“La dame aux Camélias”是意大利名導演茂魯·波格里尼（Mauro Bolognini）1980年的作品。飾演茶花女阿芳仙（Alphonsine Plessis）的是法國女星伊莎貝拉·赫伯。

（貳）

將小仲馬的成名作「茶花女」拍成電影先後不知有多少人。而其中以佐治·寇克導演，基烈達·嘉寶主演的最為轟動。

在現實生活中，茶花女是確有其人的。而她與小仲馬的愛情亦是確有其事的。問題是真正的茶花女不是小仲馬書中的那般理想化。他的一生更不是其他作家及導演眼中的神話化。波洛里尼的突破就在於能夠把一個真實的茶花女搬到銀幕上。為了證明他的獨特風格，瑪嘉烈特·格提亞的名字也被改為阿芳仙。

（叁）

真正的茶花女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她肯定不是小仲馬理想化了的妓女。也更加不是粵語長片最愛寫的那種環境的議性者。在波洛里尼的眼中，她是一個

堅強的女人，相當懂得控制她周圍的男人。從他遺留下來的文獻，書信，藥方，時裝店的筆記，拍賣行的檔案等資料，波洛里尼重新塑造茶花女的一生。

（肆）

「新茶花女」對當時（19世紀中）法國上流社會的庸俗和腐敗有尖刻的揭露和諷刺。將有錢人沉迷於慾慾的醜態刻畫得很精采。另一方面，將阿芳仙自甘沉淪於慾海的抉擇也抱着一種尊重和同情的態度。總括一句，寫人物心理寫得相當細膩。

（伍）

波洛里尼是五十年代崛起的導演，與柏索里尼和佛朗赤斯高、羅西等同被譽為戰後意大利第二代出色導演。

波洛里尼的電影非常著重於美感方面的雕琢。他從不會隨便的找兩個演員當主角。飾演阿芳仙的伊莎貝拉·赫伯便是經過嚴謹的挑選。他畫面上的功夫也從不馬虎。這部傳奇片便是個好例子。每個鏡頭都恍似一幅古典派的油畫般美麗。總之「新茶花女」是部有深度的作品。

朋友，想想吧！

幻

社會是由人的共同生活所組成，因此我們的一舉一動都會或多或少的影響他人。在羣體內，每人都有他的權利和責任，有他要遵守的東西，因為權利與義務就是兩件相對的東西。

可是，人們不遵守「本份」的行為俯拾皆是。就我們醫學院的同學而言，雖然大家都接受着良好的教育和特別的栽培；被譽為精英份子，未來社會的棟樑，但很多時我們的言行是這樣的不「負責任」，令人感到失望。

就以我班內同學為例，上課時假若老師教得不太好，有些同學便會高談闊論，大聲講大聲笑。雖然他們是坐在後面，可是很多時連講師也給他們影響到，更遑論坐在他們附近的同學了！其實如果同學覺得講師「有料」或教得不好，他們大可以伏在樓上睡覺，看別的東西，或甚至不上課的，為甚麼偏要去妨礙他人呢？是否替人稍作設想是他們能力範圍以外的呢？

還記得在學期初的一天早上，自己遲了起牀，走下沙宣道的時候已接近八時三十分了，而與我一起下車的那位同學卻還要先去吃早餐。結果他十五分鐘後纔回來！當時我真的很不高興，但卻又沒有那份勇氣去直斥其非。難道兩堂之後才吃早餐不行嗎？遲到五分鐘尚可原諒，但是十五分鐘就真的太多，太打

擾同學了！而在這事上最令我不滿的卻是這位同學是可以不遲到的。相信類似的事情在醫學院內還不算太罕見呢！

有些同學很早便在課室「霸」了位，然後去吃早餐或辦其他的事情，但有時他們卻很遲很遲才回來，弄得半行的同學都要放下筆，站起來給他進去。雖然這並不是他們心想的，但是假若他們預計可能很遲才能回來，為甚麼不「霸」兩旁的坐位，或坐後一點呢？

其實可以舉出來的例子真是數不勝數。而當大家走上醫院上課的時候，不顧慮他人的事情就可能更常見了。試想有一天你病倒，被送進瑪麗醫院二樓去，當你痛苦之極的時候，卻有一羣身穿白袍的「彪形大漢」緊緊的圍着你的病牀，用好奇的目光盯着你，然後就爭先恐後地用他們的聽筒，窺眼器，鏡子等向你進襲，之後更可能輪流的給你做PR。請問你的感受將會是怎樣的呢？

這醫學院是沒有醫德課程的，因此對病人的正確態度就全靠同學自己去摸索和思考了。而令筆者有點遺憾的就是有些老師也不理會病人的感受。曾聽過一位高班同學說有一位醫生替女病人做PV的時候竟然不拉上布簾！雖然是在女病房內，但是走廊外卻是人來人往。試想那個病人是多麼的尷尬和無奈何啊！

難道病人在醫生的眼裏就是一件死物嗎？

同學們，我們將來每日所接觸的都是有血有肉的病人，都是可貴的生命，都是最需要我們關心和照顧的。因此我們極之需要去仔細思索「為人設想」這個問題啊！

隨着「新潮流」的侵襲，個人主義，享樂主義等等就一一的冒升，而道德

水準就一日一日的低落。雖然「不為他人設想」是現今社會的一個普遍風氣，我們可以做到的委實很少，可是我們這羣大學生也應該嘗試去改進，特別是去反省自己。很多時我們的「不顧及他人行為」並不是我們故意的（相信醫學院內還不致有故意inconsiderate 的人啊），而只是由於大家的不小心吧。同學們，對自己的行為多作反省，多為他人設想吧。易地而處的感受可真是完全不同的呢！



Zantac



evolutionary advance in the treatment of peptic ulcer and other acid-aggravated disorders

Zantac is the new histamine H₂-antagonist from Glaxo, developed to add important benefits to the treatment of acid peptic disease.

Highly effective

Zantac's molecular structure confers important advantages in terms of specificity and duration of action.

Primarily however, Zantac promotes rapid, effective ulcer healing with sustained pain relief, both day and night.

Simple dosage regimens

Zantac was specially developed for B.D. dosage. The recommended treatment course for duodenal ulcer and benign gastric ulcer, is one 150 mg tablet twice daily for four weeks.

For extended maintenance therapy, the dosage is just one tablet taken nightly.

In the management of reflux oesophagitis, one tablet twice daily, for up to eight weeks, is recommended.

Highly specific action

Due to its innovative molecular structure, Zantac does not cause problems with endocrine or gonadal function, or adverse effects o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even in elderly patients.

Similarly, as Zantac does not interfere with liver enzyme function, there are no unwanted effects on the metabolism of drugs such as diazepam and warfarin which may be prescribed concomitantly.

Zantac injection ampoules are also available, containing 50 mg ranitidine in 5 ml for intravenous injection or infusion, for use in acute cases where oral therapy is inappropriate.

Glaxo

Zantac
RANITIDINE

麗是在昨天，當我們剛剛中七開學時入院的。我們只知道她患的是癌症。記得和偉去Q.E.看她的時候，她的頭給剃光了去做電療。她看了我好一會才記起我的名字，但我卻不知怎的，鼻一塞，眼圈一紅，竟說不出話來。走的時候偉還說我「眼淺」。

後來麗好了一回，在十二月出了院回家休養。聖誕時她還和我們一起玩；兩眼的神采把兩頰的浮腫都蓋了下去，病魔已被擊退，青春重獲手裏。校方還答應了明年留位給她讀中七，希望又呈現在她的眼前。

但她等不及了，就在我們人人都專心預備A.L.的時候，她又再次入院。病情反覆了幾回。考試後，同學們各散東西，已不能知悉她的情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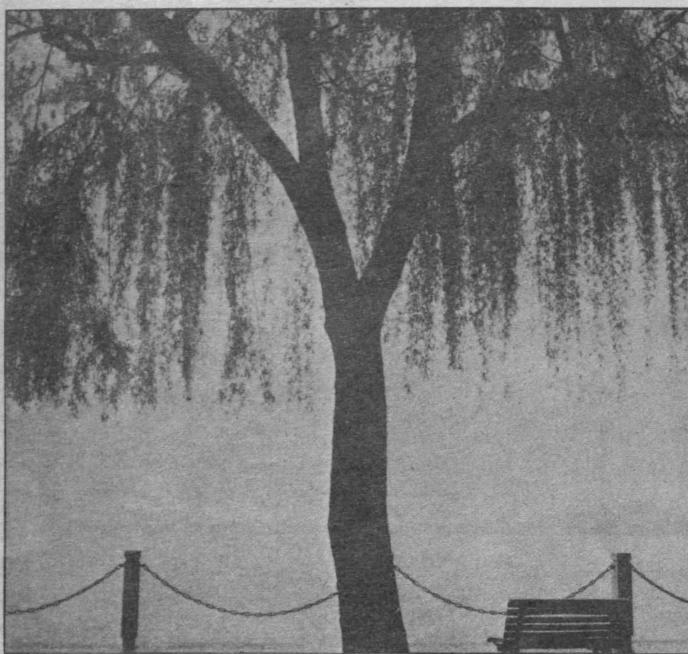
今年聖誕假的一個夜晚，偉突然打電話通知我麗已經去了。第二天，我們便一起去送她，參加她的安息禮拜。我們大半的舊同學都來了，麗的三個死黨哭得很厲害，但我們大部份人都沒有哭，已不再「眼淺」了。牧師說麗已脫離了人間的痛苦，到天國與主共享榮耀。或者上帝揀選的人便是像麗一般的美麗

和純潔吧！一個二十歲的女孩子，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品學兼優，就這麼扔下一切，了卻塵緣而去。癌症折磨了她一年多，現在一去對她倒是一個真正的解脫。雖然她的容貌已變得臃腫，但這無損於她往日留給我們的美麗。但最其悲哀的是她的父母和親友。

禮拜完畢後，麗的三個死黨和偉跟了麗的家人去送她上山。我們一班舊同學便乘車回家。我數數我們當中十數人，全是一起生活過五年的，怎麼現在竟會如此陌生呢！我們曾經一起唱過麗填詞的That's our last song together，但現在我們一起坐在車上，卻只感到一份無奈和疏離。或者我們都是要單獨的去繼續面對人世間的悲歡離合哀恨悲吧！

傍晚的時候，外面下着毛毛細雨，夾着絲絲寒風打在窗上。對街球場的草皮綠得發青，天空的雲層壓得很低，空氣中好像多了一層氤氳的暮氣。花架上海棠的枝條插入空中，紅得發黑的花瓣被雨打落，緩緩飄落街心；疾駛而過的小巴濺起水花半天高。這沒有落日的黃昏給塗上了一抹蒼涼淒淒。

思潮



一片灰白的天際，吞掉了遠處羣山的玲瓏姿態，將天空和海洋連成白濛濛的一體，沒有半點可觀的景象。外面天氣很冷，冷風不斷從窗縫透進，使室外刺骨的寒冷穿透身體，冷卻了洶湧的情緒，卻加深了冷靜思想帶來的無奈！

神經生物學科測驗的成績仍深印在腦子裏。那“F”像一根無形的棒子；打亂了思緒；像一柄無情的刺刀，刺進沒有準備的心房，讓我乏力地完全沉溺在迷茫裏。

從學期開始，沉重苦悶的課程便把我壓得扁扁平平，將內裏的浪漫情緒，藝術氣息和高遠的思潮通通擠出。我的觸覺也失去了靈敏，祇有向着文學和藝術的溫泉，勉強地納入一點兒那滋潤乾涸生活的氣息。時間的限制和心境的憂戚令社交圈子越縮越窄，而填補那失去的祇有加深了的失望！

我曾多少次昂首挺胸地試圖克服眼前的艱巨和矛盾，要同時地掌握好功課和培養自己的內涵；去燃點自己，竭盡

所能地為偉大無窮的宇宙增添一點微弱的光芒。但是經驗告訴我，我明顯地沒有足夠的能耐！

根本整個學期都是在矛盾中。雖然理想還很模糊，卻明知和現實相距甚遠。心中滿有一股衝動去認清理想，改變現實，找出一條甘心去闖的路向，但在現實的限制裏，沉重的功課中，那裏有時間，那裏有誘導性的啟發！在矛盾中我聚集不起意志，發揮不出潛能；在冥想時，感覺不到溫暖的光芒，在沉思時，想不見光明大道，好像腦裏一切都凝固在漆黑一片裏；沒有活動，沒有生息。

不滿！誰也不願讓自己的生命被扭曲，放進容不下自己的生活模式裏。優美的人格包括了願意為實現清新脫俗的理想而付出辛勤的決心和耐力。失望固然可悲，但或許今天的失望就是明天意志的支柱。我今天還年輕，應該還有能力去解開失敗挫折帶來的精神不自由吧！

I. Q. 遊戲

若如

隨想

Term test終於過去了！那三星期漫長苦悶的所謂聖誕假期也隨之烟消雲散，代之而來的是那朝八晚五的刻板節奏，體內的biological clock又回復正常。

真不明白滿街可見的「聖誕快樂」從何而來，連寄聖誕咭也變得極其無聊！寄去外國的都是劃一的那幾句「我現在很忙，因為五號是term test，所以要在term test之後才可……」。悶！手部的動作也變得機械化，一張張聖誕咭，一句句不加思索的Merry Christmas，沒意思！真沒意思！

回想那三星期因term test才有的毅力，眼瞪着一疊疊密麻麻的hand out, notes……，還有那多本足二吋多厚的「必讀」，我的天，簡直是非人生活！坐在書桌前，只懂兩眼發光，時間全送了給它，但得來何物？只不過是half-life只得兩日的biochem, 三日的Physiology……。辛勞的成果何在？自問已經「盡了人事」，三星期來多是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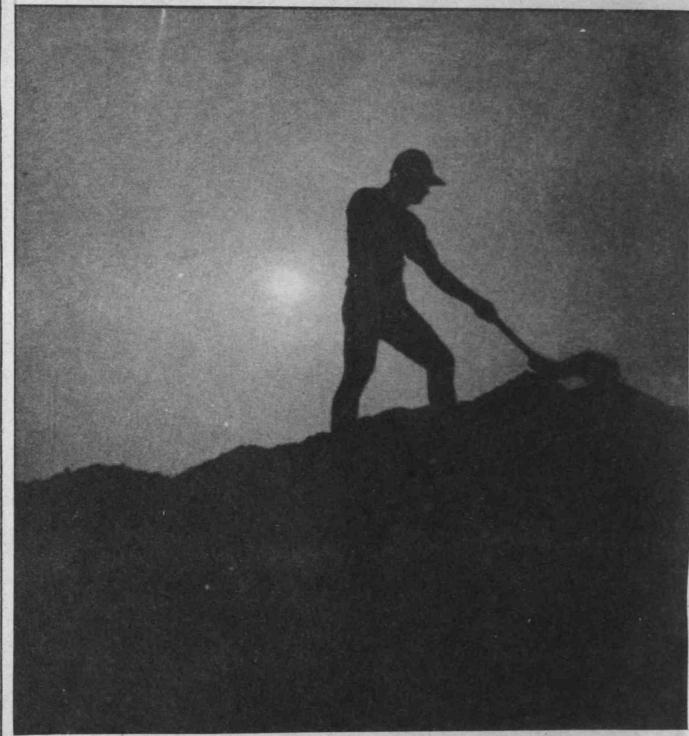
居簡出，連「係粥」也不敢，恐怕引來「四面楚歌」。人家正在狂歡，自己卻是暗歎死期不遠矣！可悲！

是了，又有誰料到「千年道行一朝喪，廿日苦功三科廢」！天意如此，亦無話可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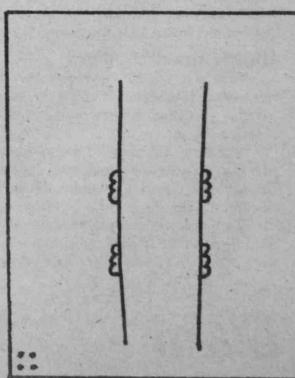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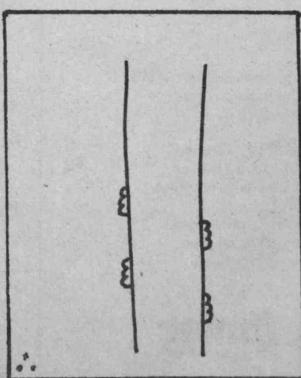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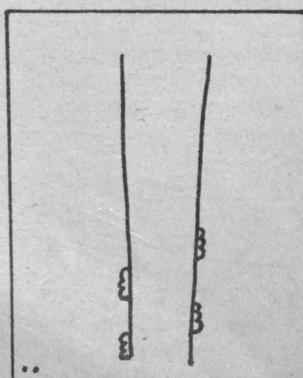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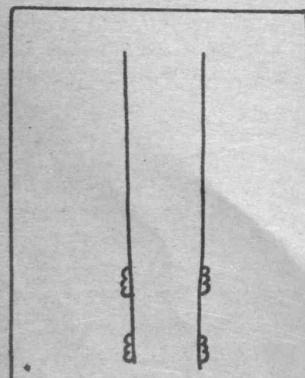
有時覺得醫學生真苦，付出的多少青春，多少活力，都被將來「醫生」的銜頭掩蓋；其實「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你能明白箇中道理嗎？又何況志不在「金」的一羣！

現在天寒地凍，沙宣道上也是陰風陣陣，眼見那羣匆忙在瑪麗及李樹芬之間穿插往來的師兄師姐們，他們堅強的面孔底下也包含了多少時間與精神。想起自己只正在優悠地躲在一旁簌簌發抖，簡直浪費metabolic energy。

同學們，快以初生小馬作模樣，以每一分精力掙扎站穩脚步，是時候起步了！



按：答案在底頁



試猜猜下兩幅是怎樣。

May I have the pleasure to introduce.....

Despite a heart pounding with unknown expectation, my instinct seemed to be telling me that the friendly face moving down the corridor leading to the airport lobby was the one I was looking for. It did not fail me either, and our first encounter was as smooth as it could be.

The lady from Australia, Miss Maxine Whittaker, was the Regional Director of IFMSA ROAP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Medical Students Association - Regional Office Asia Pacific). Hong Kong was the third station of her two and a half weeks South East Asia Pacific tour as the regional director, after Singapore and Bangkok, and her next and final station will be Manila.

I wouldn't be able to know how many of you in the medical school know about her visit, but she did spend 5 days in the clinical students' residential quarters, during which are spent most of the time discussing on matters related to medicine in a number of aspects. Nevertheless, she did attempt to make a public appearance by conducting a slide show on the "Prevention of Nuclear War" - one of the few projects at present being conducted by IFMSA. We got a "not-that-pathetic" (a quotation from the visitor) attendance of twenty, and I thought most of us shared the view

that it was very much medically oriented and was pretty interesting.

With just a little inevitable Australia accent, Max provided a number of us a precious opportunity to learn not only about medical students in Australia but also the life and way of thinking of her people. Max left Hong Kong for Manila on the 7th December, after leaving us with the following passage and many good memories!

Francis Chau Pak Fai
International Relation Sec.
Medical Society

To: the editor, Caduceus
Ref: Impression of Hong
Kong University -
Faculty of Medicine

After my bird's eye introduction to "Fragrant Harbour" - the skyscrapers reaching ever upwards to house humanity, and the floating villages bouncing on the waters, I was quickly introduced to the realities of medical care and medical student life in Hong Kong.

Word of mouth had told me of overcrowding situations, but to

actually see surgical patients lying on camp stretcher beds was still a surprise. In my homeland of Australia we are closing hospitals due to oversupply of hospital beds, and our medical facilities are facing the problem of too few patients for teaching purposes. In addition, many of the Western countries are considering themselves in an oversupply situation, and, unlike our neighbours throughout South East Asia, we are decreasing our student intake. However, the health planners of our countries should always remember that doctors are not the only, nor often the most appropriate practitioners of health care. The overall view of health care supply should not just centre on the number of hospital beds, granted though that appropriate health care - preventative, curative and educative to all of the population.

It was heartening to hear of the increasing involvement of medical students, through their student society, and individually, in issues of social welfare concern. It is an "ostrich phenomenon" - burying one's head in the sand, to believe that medicine alone is the determinant of health for every citizen. The standard of living, environment, policies of governing bodies and other outside influences mould every individual's life, creating a unique health care for every one of the population. Issues like "1997" will affect every citizen, and modify their response to other phenomenon. For too long, the medical profession has remained isolated and ignorant of the

overall definition of health - physical, social and mental well being, and it is up to each one of us to become whole health practitioners and be involved in HEALTH care delivery, not "ILL-TH" cures.

Finally, an essential part of education, is to be aware of the processes occurring to educate you. This can be realized by recognizing that every one of us can comment on one's undergraduate medical curriculum, as you are experiencing it. Don't be afraid, as students throughout the world always seem to be, that you cannot make comment on the medical course, because you are not a teacher or staff member. By the mere fact of your experiencing the course, you have the right and the expertise to comment - and do! Don't become passive learners - or your future medical career will be stagnant - become actively involved in medical education groups and curricular reviews.

May I thank all the students of Hong Kong University, Faculty of Medicine for their assistance during my brief stay in Hong Kong, and an especial thank to the Executive members of the Medical Society. I look forward to fruitful liaisons with Hong Kong Medical Students throughout the future year.

Sd: Maxine Whittaker
Regional Director, IFMSA
Regional Organization
Asia Pacific.

Hong Kong 6-12-1982

I am a Houseman

Internman

Housemen work hard and tough, under unfair conditions.

Housemen make no complaints. Meal time gossips are many but open voices nil. Everything has been accepted.

I was a houseman in a government orthopaedics unit in the past half year. The rate of admissions in an orthopaedics unit has a seasonal trend as well as a diurnal rhythm: much more in summer months (hot weather: more easily agitated; less careful: more chopping: more industrial accidents) and concentrated at daytime (industrial accidents). In the summer months I looked after a ward with 36 beds and admitted and discharged a similar number of patients on each call-day (admission day). Every other day is a call-day. History - physical examination - treatment order - perform suturing - case summary - arrangements for follow-up - totally 9 forms to fill in, 36 times a day. In the autumn months I looked after six wards: one full ward and five small wards. A rather new experience. I was really 'on call' all the day. Whenever I was doing something in a ward I would be called to another ward for something. While I tried to satisfy all the wards every ward was dissatisfied.

I am a satisfied houseman. Like all housemen, I learnt a lot during my

internship. I learn my professional skill. I learn to be efficient, endurant and independent. The houseman chiefly learns through the mistakes he makes. There's minimal guidance and little supervision for him in his work. I was lucky to have kind seniors around me, but still it's extravagant to ask for supervision in many cases because everybody was so occupied. I cannot attend meetings nor read books because there was just no time to do so, unless I gave up seeing my family and friends altogether. I had little exposure to the operating theatre. It seemed unfair to patients to leave them waiting while I went into the theatre. 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 All work and no learning makes the houseman incompetent and frustrated. I was frustrated but satisfied - I learnt something about reality.

I wanted to be a good houseman. I asked my predecessor what constituted a good houseman. Be hardworking and responsible, he said. A very true statement indeed.

I was a good house man, so I thought. The welfare of my patient was my first consideration. I tried to see every patient as soon as possible after admission. I never speak rudely to patients however hard-pushed I was. I tried not to ignore major and minor

complaints from patients and tried to keep an eye on their progress. I felt proud of being able to uphold some principles despite a high pressure to do otherwise.

May God bless my patients. I can recall the usual scenes in the summer months: camp beds lying all around. Camp bed No. 9 was simultaneously occupied by 3 patients: one about to leave it (having his wound sutured but could not leave because the discharge procedures were not completed), the other lying on it, the third one ready to lie on it. It's not uncommon for patients to wait for more than two hours without being seen by me - or even longer. The waiting patients became angry. The busy nurses became angry. The overworked houseman became angry. The patient and the houseman are inevitable enemies. Each party is already under great stress and thought the other party unreasonable. Patients often run into quarrels with nurses and doctors. Human beings do not behave like human beings and are not treated as human beings by the force of circumstances.

I was an angry houseman on each call-day. I was angry because I still cared the least bit for my patients. I was forced to practise my profession contrary to many of the principles I had been taught. I gained negative feedbacks when I did not speak rudely to patients to squeeze out a history in seconds, when I did not omit examination of the heart and chest in a young patient planned for emergency operation, when I did not perform careless examinations.

I was a lucky houseman. The unit I worked in is probably one of the best government units. The doctors in

general are kind, responsible and energetic. Among them I see some of the best doctors I've ever met. The nursing staff in my unit are in general good, some very good. The workload, although heavy, is nothing compared with other units, say the surgical unit which admits twice the number of patients. It is under such exceptionally favourable conditions that one can try to preserve some principles in daily practice. In other units there's simply no choice - you must scold patients, must do things roughly, must be more negligent. Thus the unit I worked in is already a paradise for patients but even then we are essentially practising inhuman medicine: patients in general are virtually under semi-neglect because the workload is so heavy. If this is so for my unit, who can imagine the situation in other units? If paradise is like hell, what would hell be like?

I was not a good houseman objectively, soon I realised. The better I served one patient means that the worse I served the other; he may have to wait longer before being seen by me for example. I have made no real contribution.

I gave up to be a good houseman. My health is my first consideration. One just cannot go on working under too much stress for too long a time. I took 45 minutes instead of 10 minutes for each meal. I am no longer angry. I separate myself from my patients. I perform everything my seniors order, but no more. Everything becomes smooth and easy and fine. The nursing staff is happy. I become a more typical houseman in the Hong Kong medical service. For one thing I know what I am doing: frank neglect for my patients.

I accept it.

LEADERS

Leaders

"3 cheers for XX!"

"Hip-hip hurrah! Hip-hip hurrah! Hip-hip hurrah!"

Our sports captain is a leader. His authority comes from his post.

779099

"Comrades, let us work hard so that our country will be strong and so that we can have a better living standard. You must know that we are born for our country, and we shall be willing to die for her. Our action shall be orientated in such a way to bring the greatest benefits to the State. We must follow the policies of the Party. May Chairman Hua live 10 thousand years!" said Chi Ming.

The next day, Mr. Wu took the place of Chairman Hua.

* * *

On Napoleon's return to France after his first exile, a general was sent by the Allies to arrest him.

"General XX, know not your Emperor?"

The general surrendered his army to Napoleon. Napoleon was a remarkable leader with irresistible charisma.

* * *

One evening, he went with his disciples across to the back of the boat, sleeping with his head on a pillow. Suddenly, a strong wind blew up and the waves began to spill over into the boat. His disciple woke him up and said, "Teacher, don't you care that we are about to die?"

He stood up and commanded the wind, "Be quiet!" and he said to the waves, "Be still!" The wind died down and there was a great calm.

He reigned over the wind and the sea!

"Dad, I am going to school. Goodbye!"

"Goodbye!"

Ah Niu is very complacent with his present state. He works in a factory and has a wife and 3 children. His youngest son has finished kindergarten and was awarded a prize for his academic results. Ah Niu is proud of him and has high hopes of him.

Ah Niu is willing to do anything good or evil, for the future of his sons.

* * *

"... He proved to others that He was the son of God, and for this reason He was persecuted... He chose not to be a king on earth and handed over himself to his enemies for our redemption. But not even his followers understood him. They all thought that He was a fake. Nevertheless, He made such choice even though he knew these would happen.

Paul, a prisoner, was listening to a story of a friend with extraordinary power, charm and wisdom who handed over his life to his enemies because of Paul's sins.

"This He did for you, Paul. What have you done in return?"

Paul was moved and treated Him as his true friend. He believed what He said and acted accordingly.

Paul became a changed man.

Now Paul is released from prison and he has found his leader at last.

Though at times he doubts if it is superstitious or foolish to follow the leader's commands, he tries his best to carry them out. Many people jeer at Paul for his beliefs.

"Don't you know your faith is a self-fulfilling system?" a philosopher said.

Our search for leaders

"I will be the President of Hong Kong when I grow up," said a six-year-old child.

I'll sincerely congratulate him if he fulfills his wish.

"I will be a great person."

This is what most of us once believed. But when we grew up, we realized how limited and helpless we are - the inevitability of birth, the uncertainties of living and the fears of death. We began to find a way out - to grasp on something or somebody that answers for us the myriads of questions that life imposes. We started our search for leaders.



What have we found?

"Tomorrow, I will add two more liners to my fleet. I already have 3 large mansions but I am planning to build another one in Repulse Bay. My casino is not making as much profit as before, so I must make plans to attract more gamblers. Let's see, shall I take over Golden Company? Obviously the company could have earned a lot more money had it not been for the bad management. And I shall..."

"George has found his leader. In fact, his leader occupies all of his time so that he can just ignore the silly questions that life rais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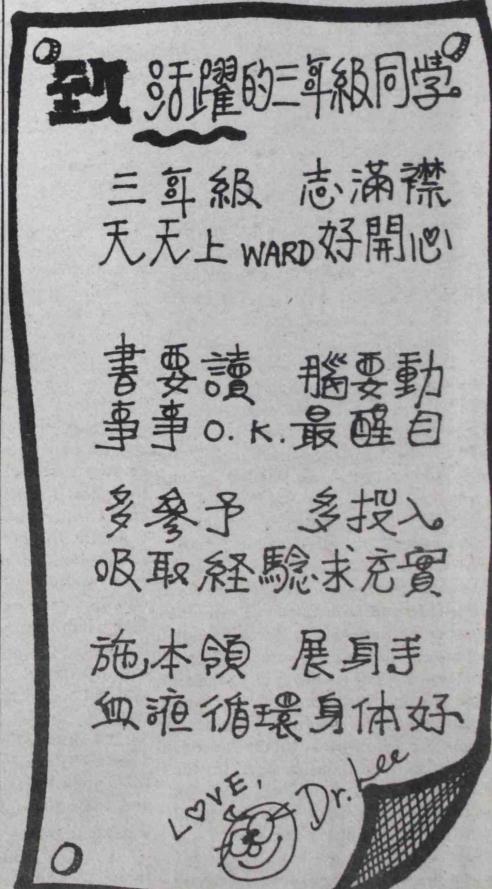
"Come on, forget about the commandments. Let me tell you how to make more money," said his former cell-mate.

But Paul stands unmoved. His friendship with and trust in his leader brings him so much joy and strength that he is too afraid to lose them. So he tries his best to maintain the relationship.

We are all prisoners

We are all prisoners - prisoners of sins, desires and our old 'selfs'. Many of us have been liberated by the leader. But...

Have you?



一個醫學生的責任是.....



「啟思」編委會各同學

接到第六期的「啟思」，心裏有点不暢快——缺稿的問題仍然存在。難道醫學會的數位同學都這樣忙？還是染上了「冷漠症」？「袖手旁觀症」？昔日年青人的熱情、幹勁如今何在？唯是「啟思」並沒因此而延期出版，這都是編委會各同學努力耕耘的成果也。此亦我感到欣慰可喜的事。

但願其他同學也漸漸意識到身為醫學會一份子的義務和權利。

今附上畫稿三則，以表心意。

祝工作愉快！

你們的主持者，
K.W. Lee.

投稿啓思

彭繼茂

為什麼仍要投稿？！

投稿——加強團結，

上下一心

為什麼我要投稿？！

『在一年的編輯工作裡所得到的是什麼呢？

啓思還不是一份「編委會」的報紙嗎！』

經了年多醫科生活，經歷多了，思想擴闊了，從而追憶自己所擔當的角色是否成功。對的不提。不對的卻令我常自煩惱。其一是對啓思的責任。年內只享受閱讀他人文章，隔岸觀火，有否參予作家的角色？啓思是醫學生的報紙而不是編委會的報紙，但我身為學生（主角）也沒有作出任何貢獻，這真是「遺憾」了。

為什麼我不投稿？！

『我的創作、我的見解、我的感受、我的批評、我的鼓勵，全都去了那兒？圖書館內的啓思投稿箱還是經常的空着！』

作文確是難事。寫一篇有「文路」的文章猶如考長題目一樣需要耐力和材料。中文程度差的我真是不知道怎樣來用文字揭開心事。倘若文中所言是與事實不符，誹謗他人，用詞不當，又或者見受不到接受，豈不引起公憤？若是畏縮不前，題目和內容便受到拘限，還是

『各家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好了。

『只要我們肯誠實地面對自己，持守並實踐自己認為對的一切，開放自己、坦然無懼地接受各種挑戰和衝激。大學生應該養成一種對.....真理.....對善.....對美等價值的執著心態。』

能夠將心事和經驗分享，表露人間溫情，發洩大眾怨憤，豈不快哉？感情是人類的天賦本錢，又何必隱藏？沒有稿件，不能明瞭事件真相，減少關注，歸屬感熄滅，又何來醫學生被譽為團結合作，上下一心呢？讀者產生共鳴，帶動校園討論氣氛，由關注演變成團結的力量，這才是我們所寄望的！再者，若能克服自我，面對責任，提起寫作精神，將自己名字登於報上，又豈能沒有少許滿足感呢？

我對啓思的寄望

『啓思啓我思，我思啓啓思』

評論文章是我所愛，它能產生共鳴和代入感，希望八三編委會能繼續為「民」唇舌；又何須受一些小氣、短見、固執或不認錯的攬手，又或是誤導幼稚等而退避呢？為加強高低班溝通，大仙、醫生和教職員對於時事、社會問題、師生關係課程檢討等文章是值得推廣。

XXXXXX

在我下了決心，提起了筆，此文終於完成了後，我得到了什麼？只須『出一分力，發一分光』值着啓思傳情，我得到了莫名其妙的快樂感受！您懷疑，是嗎？何不試一試呢？

『註』：此文其中內容是轉載第十四卷第六期啓思文章的精句。某些是經過刪改，希望原作者不會認為是誤導同學。

尋人

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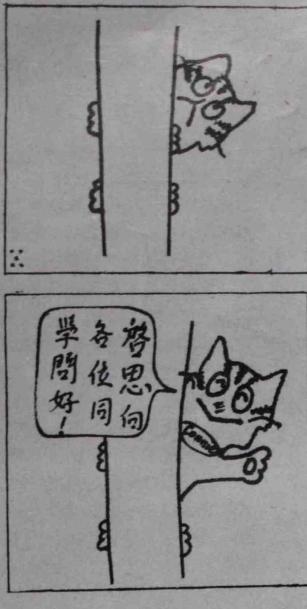
在

何

方

？





啓思稿例

- 歡迎老師、同學及醫生投稿；
- 中文稿件請用原稿紙直寫，英文稿件請用打字或書寫清楚，請勿一紙兩面寫；
- 來稿可交與任何一位啓思編委或投入圖書館內的投稿箱；
- 來稿可用筆名，但須附真實姓名、年級；
- 本刊恕不退稿，如欲退稿，敬請註明；
- 稿件刊登與否由編委會會議決定；
- 來稿文責，作者自负；
- 編輯有權刪改，如不欲稿件被刪改者，請註明；
- 如要轉載啓思文章，請先通知並得到啓思編委會的同意。

八三年啓思編委會名單

名譽顧問	黃德明博士
總編輯	岑鳳廷
副編輯	吳鴻裕
執行編輯	黃美玲
文書	梁展雲
財政	林淑儀
總務	鄭煥明
美術設計	黃國輝
去屆代表	林樹仁
編委	鄭志堅
	吳兆強
	郭昶熹
	張寶賢
	莫鎮安
	陳長華
	周雨發
	朱立新
	古樹榮
	羅志恒
	馬紹鈞
	葉錦洪
	鍾子光
	吳炳榮
	陳偉興
	朱秀群
	許志雄
	林傳龍
	陸常青
	姚寶發

鸣謝 葛蘭素香港集團
學聯旅遊部

啓思房

「啓思啓我思，我思啓啓思」

寒冷的冬天尚未過去，環顧醫學中心附近，光禿禿的樹木給人一種蕭殺的感覺，但啟思內部卻是朝氣蓬勃、生機旺盛，整個編委會都是躍躍欲試、滿懷大志，致力辦好「啟思」——一份屬於同學的報紙，但我們的希望能否實現，還需要同學的支持和反應！

路向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價值觀，尤其是在讀醫的過程中，有人會深信讀書是唯一重要的，「熟書」就等於能妙手回春。但行為科學告訴我們，每一個人無論是生病、作決定去看醫生、生病時的表現，及至康復等種種過程都受着社會因素所影響。若我們對這社會的政治經濟體系，現存困難及不平現象一無所知的話，我們真的能夠成為一個能「妙手回春」的好醫生嗎？況且我們除了是醫療界的一份子外，更加是社會的一份子，試問坦首於圖書館內不聞不問，是我們應有的態度嗎？

九七問題，似乎是目前能夠引起最多香港人關注的問題。收回主權是事在必行，港人治港的可能性也很高，但縱觀四週的香港人，對政治的參與程度是那麼低，對社會的認識和關心是那麼不足，不禁令人擔心港人如何能治港！維持現狀，似乎是大部份香港人的意願，但是真正的現狀是如何？有甚麼殖民地政府下的不平等現象？港人能治港時又可如何改善？有多少人真正知道呢？認識這一切似乎是香港人為九七年的來臨應作的準備之一。

基於以上種種，啓思今年的專題將會着重一些社會問題，也極之鼓勵同學就對這些問題的看法投稿。我們不是希望單靠啓思能使同學認識社會，而是希望啓思能與同學一同起步，一起進步——更而多閱書報，多留意時事，多思索，多討論，以及身體力行的參與，正如今年醫學會幹事會的口號：「羣策羣力，積極參與社會事務……」

但這並不表示啓思不着重一些在校園發生的事，畢竟要培養一套有系統的思想方法，凡事不盲從及盲目接受，應從關心及討論切身問題開始，如醫學院將於今年實行的延長評核收生法、及醫學院加位問題等。此外，我們亦會主動發掘一些趣聞，如Medic的一些掌故，和介紹一些大家的熟識的講師和教授，如快要離我們而去的Prof. Gibson, Prof. Lisowski及Prof. Hsieh等，務求使校園版更加活潑，文章的可讀性更高，進而提高同學對醫學院及至整個大學的了解和歸

屬感。

綜藝版的內容及水準如何，真是全賴同學了！我們當然希望綜藝版能夠包羅萬有一—漫畫創作，各種類的文章，如輕性的和評論性的，如新詩，散文，小品，如書評，影評，如生活體驗……等。畢竟醫科課程是那麼繁重和專門化，的確是需要閱讀清新的和多類型的文章，以驅散薰人的悶氣，希望啟思能做到這點。縱然我們有如斯希望，即使我們會盡力約文，但是最終都是一句：全賴同學的支持！

「啓思一號」

新啓思終於出版了，專題是大學及理工撥款委員會，大家眼中的UPGC，可能是一名財神爺，其實它是否真的只是幫助部份家境有困難的大專學生呢？它的權利範圍及運行方法又如何呢？相信鮮有人知！

最近發生的九龍灣事件，引起了學界的關注，也直接反映了政府政策的不妥善，及提了綠印者是否受到不公平待遇等問題，編者特別搜集了一些會參與及關心此事的同學的感受及意見，作為一個小小專輯。

在外來稿件方面，本期頗為充足，可喜的是其中佔不少（與以往相比之下）是自動投稿的，衷心的希望這現象能繼續下去！

在本期我們收到一個驚喜——Dr. Lee 神態十足，活潑清新的三幅漫畫，及一封給予啓思鼓勵及支持的信，特將其原文刊登，以示感謝，並誠意邀請Dr. Lee 繼續投稿，以其「神妙之筆」，活潑綜藝版！

暮望

幹事會上庄已兩個多月了，剛上庄時的確為醫學會帶來了一番新景象——MedSo 房及 footbridge 的全新面貌，管理存貨、文具及油印紙的嚴謹……等，常在 MedSo 房附近出沒的同學定有同感。除了這些表面化的改變外，相信幹事們及其他常委會都滿有雄心要為同學服務，向着他們的目標前進。雖然是會遇到很多挫折，困惑和失望，但希望他們能本着其信念，與啟思及其他常委會合作，向前邁進，使醫學會氣氛蓬勃，使醫學會進步！謹與各同學共勉！

對於黃德明博士樂意成為八三年度
啓思的名譽顧問，及其對啓思的支持和
關心，謹此致謝。